

研究論文

跨界前線： 揭開金門人口紅利下的社會風險*

劉香蘭**

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10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2 月 1 日。

* 本文全文發表於 2018 年 6 月 29、30 日由金門大學和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高齡社會：參與、安全、照顧」學術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回應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張世雄教授提供寶貴意見以及義守大學公共政策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黃志隆教授之回饋。作者感謝教育部高教深耕特色研究中心計畫及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CIRAS）的支持。本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一部份〈前線金門、前線家庭：金門家庭之生命歷程發展理論分析（2017-2019）〉（106-2410-H-507 -003 -MY2），感謝科技部支持。

** 通訊作者：liu2013220@nqu.edu.tw

中文摘要

金門人口外移雖與其他偏鄉情況相似，不同的是金門卻有大量的流動與遷移人口，此現象被低度關注。本文運用次級資料與政府檔案分析法，整理不同時期金門人口遷移與流動的現象，將其與各種制度發展與轉型連結。研究核心發現是金門在人口紅利的表現下，無法扭轉當地青年繼續外移，造成人口分布不均，而移入者在生命歷程轉銜時期遷入金門，造成分隔家庭和特定風險，金門與其他地區之人口交換衍生照顧赤字和社會問題，需要國家介入。

關鍵字：人口變遷、流動、遷移、金門、風險

The frontier of Cross-borders! Discovering the social risks under the population dividend of Kinmen?

Hsiang-Lan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ique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emigration in Kinmen is under-recognized by academic fields. This article basing on the analysis of secondary data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focuses on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migration from 1949 to 2016 and connects 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in social institutions. The core finding is that Kinmen is a special case with the population dividend now and it seems to hardly change the immigration of the youth and unev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grants experiences the transition in life in Kinmen, thereby maybe generate separation of families and specific risks. The care deficit due to the exchange of population between Kinmen and other areas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need the proper interventions by State.

Keywords: Population, Movement, Migrant, Kinmen, Risk

壹、前言

金門一直是一個對世界開放的島，僑鄉時期金門男性向外流動與東南亞市場連結，戒嚴後，金門青年進入到臺灣工業發展的勞動市場，隨著兩岸互動與開放以降，金門成為兩岸和跨國流動的中繼站與轉換站，更因中國經濟崛起，區域政治與經濟的變化，金門夾在臺灣、大陸兩個經濟競合、政治角力間，為求生存，從和平島、知識島、觀光島、福利島等的定位，使金門人口產生重大變遷，讓金門雖被界定為偏鄉離島，有人口外移的一面，但卻有一般偏鄉離島不同的社會增加率與流動率，2015 年金門人口總增加率為 38.97%，為全國之冠，社會增加率為 34.01%，也是全國之冠（內政部，2016：18），說明了離島金門在人口外移之際，有更多的移入人口，如今金門幼年人口是全國最低、青壯年人口是全國最高、撫養比也是全國最低（內政部統計處，2018），處於「人口紅利」期（population dividend）¹，其從一個人口外移到人口匯集之島，其歷程和背後的制度性脈絡較少系統性的探索，也較少討論遷移產生的特定風險。為此，本文關注金門人口變遷中流動與遷移的現象與影響機制，並從生命歷程的角度探索遷移可能產生的風險，勾勒未來研究的方向。

¹ 通常以總扶養比在 50%以下，即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 66.7%以上的時期。

貳、理論與文獻檢閱

一、理論觀點：生命歷程理論與遷移的連結

（一）生命歷程理論

生命歷程社會學的發展起於 19 世紀初，受到發展理論和心理學的生命週期理論的影響 (Mayer, 2004)，而生命歷程的概念由 Leonard Cain 首創，其在 1964 年〈Life 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文中最先討論生命歷程理論的內涵，一開始是以年齡為主的類屬，研究社會按年齡建構的層級關係 (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5)，1970 年後關注於歷史和國家制度如何型塑個體與群體的生命歷程架構，重視歷史比較分析和跨國比較分析方法 (Mayer, 2004)。1990 年間因為人口老化和家庭型態轉變備受關注，轉而著重於個人生活、個人史與社會經濟脈絡的連結，認為年齡相關的階段變遷是社會建構，尤其是系統性的階段變遷 (White, 2005)。1990 年後生命歷程研究量大增，朝向國家級大型資料庫的規模，進行量化取向生命歷程研究 (Shanahan, Mortimer and Johanson, 2016: 2)。2003 年初版《The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studies》對生命歷程理論的原則、架構與方法學有系統性的整理，2016 年該書再版，特以「生命歷程研究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 studies) 為概念反映生命歷程研究已有跨科際整合和跨國性研究的成果，並有科學化的標準與形式 (Bynner, 2016: 27)，對於未來研究的發展強調長期研究的基礎和世代與空間關係為主要焦點；(Bynner, 2016: 27-41; Michael et al, 2016: 1-7)。

生命歷程研究的發展愈來愈整合其兩個傳統脈絡，²本文偏重以歐陸傳統的

² 生命歷程理論傳統另一個是北美傳統，關注個人行動者在壓力結構下的生涯選擇與地位轉變，重要概念包括軌跡、階段變遷 (transition)、生涯、社會時間、累積的優勢與

生命歷程觀點為主，強調社會結構如何產生轉折點、社會風險和影響個人行為，如德國生命歷程研究關注制度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影響，包括國家政策與制度如何型塑生命歷程架構，產生生命歷程制度化或「常態化」，以及群體實存生命歷程軌徑產生去常態化，國家如何再形塑集體生命歷程（施世駿，2002）。歐陸系統的生命歷程理論主要概念是風險、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序列等(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18)，以序列分析(sequences analysis)建構人生階段性變遷的樣態。

由於生命歷程理論關注生命歷程和社會變遷的鑲嵌性(Kruger, 2003: 48)，形塑生命歷程的規則性有三種特定機制，包括制度性生涯、國家介入與規範、累加的持續性，透過個人參與社會不同次系統的程度、個人內在動力和前一階段如何影響未來發展，便能建構出群體差異(Mayer, 2004)，透過世代或同齡群體(cohorts)研究便能掌握時空下多元和變異性，此便是生命歷程理論強調的代間與代內比較分析策略。其特色是強調長期性、持續性和脈絡性，也愈來愈強調人在不同領域的探究(Marshall and Mueller, 2003: 9-24)。

對本研究而言，全球化下人的流動和遷移打破疆界，改變個人與群體生命歷程樣態，也挑戰國家人口治理，遷移也非單一國家和單一地方全面掌控，一個政府或國家如何再形塑個人或群體生命歷程的結構？對金門而言尤其重要，其經歷戒嚴人口嚴重外移，如何蛻變為人口社會增加率偏高的離島，透過那些機制與政策形塑新住民的生命歷程？形塑金門人世代生命歷程的異同？生命歷程理論提供一個視野掌握人口遷移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劣勢、相連的生命，以個人日記與敘事為主要方法。序列形容地位或狀態因改變產生的轉型（劉香蘭、古允文，2015）。

（二）人口變遷中的遷移

近代人口學家郝塞（Hauser）和鄧肯（Duncan）將人口學定義為研究人口數量的多寡、地區分佈、特性組成及導致此人口變化之因素（出生、死亡和遷徙等）之學問（環境科學大辭典，2002），其以個體為分析單位，分為靜態人口學與動態人口學，前者討論人口數量、組分布之特性，後者則分析影響人口數量、組成和特性之影響條件。在人口出生的部分近年因少子女化早就是國家介入之地，人口死亡因為營養和醫療科技的發展有效降低死亡率外，造成人口長壽化，也已發展出高齡社會或超高齡社會的政策。而人口流動與遷徙是現代國家人口治理的一環³，並隨著戰爭難民、氣候難民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各種跨國與跨界的工作遷移、婚姻移民等，再人口治理中愈來愈重要，成為近年各國政策關注所在。

遷移（migration）界定為人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地方，其是一種通稱，包括長距離的遷徙（migration）與短距離的移動（movement）（洪嘉瑜、銀慶貞，2008）。Findlay, Coulter, and Gayle（2015）區分移動（mobility）與遷徙（migration）兩個概念，遷徙傾向是事件，採事件分析法了解遷移對誰造成的影響，較傾向以短期橫斷研究，而移動是一種關係，是人在特定時間、空間下與特定空間上的人群、文化、社會發展或改變關係，需要透過長期研究了解相依生命的變化，蘇淑娟（2018：357）將 mobility 界定為移動能力，表達技術或是經濟能力之影響，讓人一而再再而三在空間流動的可能性，張瓊慧與梁一萍（2018：9）提出移動之民的概念，強調去除國族和疆界的狹隘定義，將華人遷移放在全球化和跨國移動的本質。本文並不區分流動與遷移（兩者可能交互使

³ 人口治理制度分廣義與狹義，前者是包括國家管理境內人口從出生到死亡之人口事件的相關制度；狹義是此管理制度包括執行登記與資料管理的國家行政機構、與對被管理人口的行政規範（林宗弘、曾慧君，2014）。

用)，認為兩者不僅是空間改變，更是關係的變化，移動是一種特定在地理空間的遷移能力，這些概念有助分析進出金門的人口特性、型態、對其個人和金門社會產生可能的影響。

（三）生命歷程與遷移的連結

Findlay 等人（2015）指出生命歷程具流動與遷移的本質與意義，在全球化浪潮下政治與經濟系統的變化，牽動人口遷移，打破有形之地理疆界，也弱化邊界的意識（Nivalainen, 2004），改變個人與家庭的生命歷程。而遷移強調以空間為中心的分析，社會空間反映自然環境與社會組織間的特定關係，也反映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尤其是群體與地方的關係（徐崇基，2018：94），透過遷移研究最能凸顯這些交互作用的本質與關係。因此，以地方與空間為中心發展的移民或遷移學相當重要（Waters, 2006），以探索某些地方較易（或不易）成為人之嚮往遷移之地的理由。

傳統遷移研究的主題多探索遷移者特性、方式、對個人和當地的影響（洪嘉瑜、銀慶貞，2008），忽略人存在於相依生命的幅度，更忽略長期性和持續性的幅度，使得傳統遷移研究往往存在的各種二元分類，包括長期 vs. 短期遷移、國內與國際遷移、經濟目的與非經濟目的的遷移、自發的 vs. 強迫的遷移（黃佳媛、姜蘭紅與陳端容，2012），此外，遷移者是誰？是男性或是女性？主要遷移者或是依親者？個人遷移與家庭遷移，同樣存在二元分類，更不要說遷移研究牽涉到較低度發展中國家（或地方）的人流動到較高度發展的國家（或地方）、勞工遷移或是專業者遷移，存在各種階級、國家和區域政治經濟的二元分類。

從生命歷程觀點可能打破上述種種二元分類，並能從微視層次分析人人的遷徙，連結到具影響力的中介層次相關的體制和制度，並連結鉅視國家和全球的政經結構。Clark and Withers(2007)認為遷移是生命事件與空間互動的結果，

人的遷移可能反映各地或跨國的制度間交互作用下人與家庭的選擇結果，為什麼遷移、誰遷移、在哪個人生階段遷移、單獨或一起遷移、透過甚麼途徑與管道等等，反映遷移並非是個人理性簡單計算，而是一種能動性的展現，改變人既有的所有關係。Plane, Henrie, and Perry (2005) 直接指出了解美國城市遷移，生命歷程是一個有利的解釋因素。

把生命歷程帶入遷移是 Shanahan, Mortimer and Johanson 編著 (2016: 7-8) 《The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2016) 再版書的關注，並連結風險與不幸。遷移特定風險 (migrant-specific risks or vulnerabilities) 是 Locke, Selley and Rao (2013) 提出的概念，其將生命歷程概念納入女性跨國遷移的研究，發現遷移衍生每天再生產的重組引發家庭關係的張力，而異地可能未有因應的社會安全網絡所致。本文認為從生命歷程觀點，強調遷移特定風險或脆弱是指遷移者和原居住地、移居地之各種制度存在衝突或阻礙成功轉銜的狀態，影響人與家庭的融合和福祉。

二、臺灣遷移相關的研究

本文將臺灣遷移文獻按照國內遷移 (境內遷移) 或國際遷移 (境外) 兩類，境內遷移文獻方面，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 (2007) 與洪嘉瑜、銀慶貞 (2008) 偏重臺灣人口遷移整體描述，洪嘉瑜、銀慶貞發現遷移者以男性為主，並以工作因素為主，而女性遷移的理由是家庭與婚姻因素。薛立敏和曾喜鵬等發現遷移標地已從臺北與高雄往其他地方發展 (如臺中、桃園等)，臺灣島內遷移軌徑多與經濟發展下產生空間再分配有關 (蔡宏進，2004)，也和各地就業市場、住宅市場的發展有關 (薛立敏、李中文、曾喜鵬，2003)。境內家庭遷移文獻主要是陳淑美、張金鶚 (2002；2004) 探討三代同堂家庭存在特定遷移型態和影響

因素。這些研究偏重臺灣島內的遷移，討論臺灣島和離島之間的流動只有江柏煒（2013）論及金門軍管時期下的人口與性別失衡。

國際遷移文獻包括移出、移入兩類，前者如臺灣人外流的狀態，後者是外國人遷移到臺灣。臺灣人到國外的驅力是深受國際遷移政策、國際經濟分工、國際教育系統的分布有關。如 1960 年代起因國外移民法令的修訂，臺灣人經由留學、工作及投資等管道，陸續遷徙定居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等都會郊區，1980 年代到臺灣人流向東南亞較多（顧長永，2006），自對大陸開放後，愈來愈多臺商與其家庭遷移與居住在大陸，1990 年代起紐澳開放移民，臺灣人隨之跟進（宋郁玲，2002），2000 年以後歐美、大陸和東南亞經濟的消長，臺灣年輕人轉向亞洲（顧長永，2006），呈現「臺灣人到世界」遷移軌徑轉向「臺灣人到大陸」，近年愈來愈多學者研究臺灣人到大陸的適應與背後的結構性脈絡，有的從臺商與其家庭著手（Lin, 2013），有的從臺青到大陸教育著手（吳伊凡、藍佩嘉，2012），曾熾芬（2012）發現臺灣人到大陸工作是階級化的現象，發現到大陸的臺灣人有年輕化的趨勢。這些臺灣人遷移到大陸的研究，強調國家層次的法規與制度，並強調階級的影響，隱含著優勢階級（或家庭）能突破重圍流動到國家不支持之地（Tsai and Chang, 2010），這些研究從臺灣本島為中心的角度，缺乏離島經驗，江柏煒（2013、2018）討論金門人僑鄉時期向外遷移並在海外建立金門鄉圈的經驗，但忽略今日金門更是跨境與跨界流動之地。

在移入相關研究主要環繞於外籍移工與跨國新娘，發表量在 2000 年以後發表量增加（宋郁玲，2006），代表性的文章如夏曉鵬（2002）、藍佩嘉（2008）等，爾後相當多的文獻關注在調適、權益、族群和國族界線、空間關係等等，這些文獻論述全球化下人移動和流動的現象，尤其女性遷移化的趨勢，將臺灣遷移研究帶入性別觀點。金門至今只有一篇是討論跨國婚姻下的家庭需要與問

題（楊志誠、何清松、葉肅科，2016），可惜之處該文未將金門跨國婚姻的現象帶入金門之地理特性討論。

臺灣遷移相關文獻偏重臺灣本島這個疆界（或者是國界），難以適用於離島金門，乃因金門從歷史上便與福建省有文化與血緣的淵源，戒嚴後人口流動才受到管制，自兩岸開放後金門成為人口集中與轉換地，使金門成為一個特定空間，既有記載金門遷移的集體記憶，多集中在僑鄉時期的人口外移和軍管時期軍人駐軍和青壯外移的討論（江柏煒，2013），解嚴後與金門人口遷移有關的討論多放在小三通政策評估架構（薛承泰，2002；紀博棟，2013），對金門近年數十年人口變遷的描述雖有劉香蘭（2018a；b），但其較少討論遷移和流動，也未分析影響遷移與流動的條件。綜合以上文獻整理，本文企圖從離島金門的位置，連結生命歷程概念，掌握進出金門的人口流動與遷移，並討論因此所產生之風險（migrant-specific risks or vulnerabilities）和政策反思。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為能捕捉金門人口變遷的歷程，本文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政府檔案資料分析之連結作為研究策略。

一、資料蒐集

次級資料分析主要是透過蒐集內政部全國戶籍資料、金門縣政府網站、出入境管理等官方統計資料為主，尤其是金門縣政府網站有社會指標統計、金門縣政府統計年報、金門縣家庭收支調查報告、金門縣重要統計指標等，掌握金門人口資料，此於 2017 年 10 月開始蒐集至 2018 年 5 月完成。而檔案文件資料

主要能提供豐富脈絡性資料（林世華、陳柏熹、黃寶園、傅瓊儀、趙如錦譯，2005：295 -300），本文以政府公開檔案與出版品為主，研析影響金門人口變遷的制度脈絡。在金門縣政府各文件與出版品，以金門縣白皮書地方發展永續白皮書（金門縣政府，2009a；黃世民，2009）、金門縣志、縣政府公報、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和施政報告為主要範圍。其中，金門縣志是具史實的資料⁴，1993年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四款第五目訂定金門縣志書纂修辦法，每20年編修一次。金門縣政府公報主要呈列施政命令與辦法，可分析縣政措施的演變，縣政施政計畫與報告呈現主事者與其團隊的理念與願景，助於了解政府行動之目標和邏輯。此部分從2017年12月開始蒐集至2018年11月完成。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不同性質資料有不同整理與分析模式。針對統計與次級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是先將次級資料進行領域性分類，如人口類、家庭類、產業類與勞動類等，後在各領域發展子分類，如人口類下細分出生、死亡和遷移等類，後依年代按類別建檔，特別關注1992年、2002年、2008年前後之變化。而政府檔案資料以內容分析為主，先將文件以性質分類，後按年代整理，並標示出目的與主要內容，關注與人口相關之議題和施政措施的變化，透過此兩種方法結合具有之資料互補性，掌握金門人口在遷移方面之變化。

⁴ 第一次是1969年由金門文獻委員會初版，爾後1979年由金門縣政府出版上下冊，1992年縣府出版上中下三冊，縣府更於1993年為能記載金門變遷達到承先啟後的目的。

肆、研究發現

參考不同學者對金門發展多以 1949 年、1992 年為兩個轉捩點（江柏煒，2005；王篤強，2014；呂靜怡，2014：55），1949 年因國共戰爭導致臺海對峙，畫下僑鄉金門的句點，金門進入近 50 年軍政合一時期，進出金門的人口受到嚴格管制，此時發展以軍需為主的產業，庶民以阿兵哥生意為中心謀生，金門經濟逐漸好轉；1992 年是金門解嚴，邁向自由化、民主化，人口遷移逐漸去管制化，醫療與福利開始發展，境內遷移人口開始增加，外籍移工引進金門，2002 年小三通政策，開啟跨國人口遷移，2008 年小三通政策的修訂與大三通政策實施，促使金門更朝向兩岸與國際之深度往來，觀光與服務業、高教系統和福利衛生系統對兩岸開放，帶動臺商投資、知識移民與工作移民。以下按照金門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描繪不同時期人口流動與遷移的樣態，連結相關制度性脈絡討論，凸顯遷移特定風險造成的社會隱憂，最後一部分是分析縣內人口因為遷移產生錯置和可能引發高超齡地區的照顧危機。

一、僑鄉與軍管時期的金門人口遷移：青壯遷出為主

金門一直是人口流動之地，最早是從晉朝逃難者，其他來自大陸各地的氏族陸續在金門發展自然村落，經過一百多年歷史，在 1949 年前約有七十個姓氏族群居住在各村，是謂自然村落（林金榮，2009），形成特殊的宗親社會，袁興言（2011）以金門薛氏宗族的遷移為例，薛氏家族從明代舊村時期就有部份成員向外移出，並在清初遷界令下出現全族大遷徙，戰亂結束後，遷到金門珠山，呈現跨海宗族系統與社會，宗族網絡一直扮演互相支持與協助的功能。

（一）僑鄉時期：男性工作為主之境外移動

這些最早的移入者在金門島落地生根後，因島上各種劣勢而向外移動，近代金門記載四次遷移成為向外移民為主的社會（江柏煒，2013），第一次是 1860 年代因金門耕地不足和連年饑荒產生的經濟問題，金門人往日本與東南亞遷移（宋怡明，2016：4）；第二次是 1912-1929 年間因南洋殖民地經濟發展，吸引金門男性遷移；第三次是 1937-1945 年日本侵華並佔領金門，強徵民工，青壯年逃至南洋引發移出潮；第四次是 1945-1949 年國民黨政府無力處理治安，使得壯丁繼續外流。向外遷移主要朝向東北亞與南洋各國，並以男性壯丁為主，使得島上留下老弱婦孺居多，透過這些跨國勞動網，金門人進入到各國經濟發展架構。

僑鄉時期金門人向外遷移人數相當可觀，1915 年到 1929 年金門人口減少 41.45%（引自江柏煒，2016），1940 年是金門八千個家庭中幾乎有 1/3 的庭至少有一位家庭成員在海外生活（引自宋怡明，2016：162），造成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跨境流動的金僑用其資本返鄉參與地方事務，包括修建祠廟、創辦學校、關注金門地方政治、公共衛生等問題，移出者與在地家庭形成「分而不離的家庭網絡」、「兩頭家庭」的運作模式（江柏煒，2013；2016），異鄉家庭扮演養家經濟角色，金門家庭扮演照顧和文化承傳的功能，有時需要照顧與教養在異鄉出生的幼兒，使得在金門的妻子承擔相當的責任（呂怡靜，2014），金門青年每每看到金僑返金後錦衣玉食，早就種下出洋的念頭（董群廉，2017）。

（二）軍管時期往臺灣的難民與工作移民：超越性別

1949 年起至 1992 年間因國共內戰金門進入戰地政務時期，人口組成產生重大變遷。首先，戰爭引發十萬大軍入金，使得金門性別再度失衡，十萬大軍也帶來阿兵哥生意的機會，讓居民得以維生與儲蓄。再者，戰爭造成死傷慘重，

因八二三炮戰造成死亡 162 人、重傷 228 人、輕傷 410 人、房屋全毀達 4,594 間、半毀 4,459 間（引自江柏煒，2007）。甚者，1958 年戰地政務委員執行疏散，引發金門人六千多人遷臺⁵，且在軍管下，金門人生活被納入軍事化結構，生命歷程受到國家管制（呂靜怡，2014），而生育計畫的實施⁶和遷移規範也影響金門人口質量，當時有關人口遷移的規定如下：

1.實施嚴格的戶口管理，透過戶口分類，按類實施不同戶口查察（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149）⁷。

2.實施以家庭為基礎之流動人口管理與追蹤，離家外宿與出入金門島皆嚴格管制，並以個案方式由戰地政務委員決定後交由警察局執行，出入金門一律必須申請往返同意書。1970 年起陸續頒定人口流動管理辦法管制人口流動。如 1970 年政委會頒發「流動民眾管理辦法」（金門日報編輯，1970）⁸、1972 年起臺灣要依照「戡亂時期臺灣與金馬地區往返申請辦法」、1978 年之「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⁹，尤其是「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在 1987

⁵ 政府為顧慮戰地人民的安全，特下令將居住在金門的前線民眾 6,329 人，在高雄市停留四天，即由輔導會將他們分發到各縣市安頓（五市不予分配）免費通車，助其分別賃屋安居。自金門遷臺的民眾，原來有 6,447 人，其中的一千多人，自行前往投靠親友，剩下的 5,461 人，自 10 月 21 日起開始配發到臺中、雲林、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七個縣（林金榮，2011）。

⁶ 家庭計畫與節育，1960 年起透過婦女會在各各地舉辦幸福家庭講座，內容主要是指導家庭計畫和改變各種陋習。1970 年起加強辦理，針對 29 歲以下已婚婦女提供免費口服避孕藥與保險套，1972 年更有五年家庭計畫，針對 30 歲以下年輕夫妻灌輸理想子女數為 2 人的觀念，增加男性避孕的教育，到 1989 年金門生育間隔仍短和子女數較高，衛生院更擬定家庭計畫方針，6 長達近 30 年計劃生育行動凸顯國家控制人口，影響家庭規模。

⁷ 如一種戶是在政治與治安上有疑慮者，每半個月要查一次；二種戶是特種營業戶和寺廟、暗娼戶與包賭每一個月至少要查一次；三種戶按戶數規模一個月或兩個月要查一次（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149）。

⁸ 強調登記制，流動民眾包括兩類 1.外宿（一個月為限）；2.旅行人口（六個月為限），金門日報編輯（1970）。

⁹ 其管制：1.年滿 15 歲以上至 65 歲役齡男子以及年滿 16 歲以上未婚女性；2.出入境需申請；3.從台到金門達 4 個月者應編入自衛隊以及遷入金門戶籍者滿 3 個月才能辦理

年修定，將去臺灣探望與生活只需付一次證明之放寬外，但限制赴臺以求學、就業和依親為範圍，商務與採購者須出具其所屬社團證明（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153），並透過探往次數和簽證期限的規定型塑分而不離的家庭。

臺灣工業化的發展，除了有工作機會，更有現代化的建設，相較於行動與思想處處受管制的金門，成為青年嚮往之天堂。金門人到臺灣主要是在高雄港落地，寄讀者按政府分配的學校，或者是政府規定的學校（如政府規定基隆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這五個大城市的學校不能填寫，其餘全省三十餘所省立中學皆可），如到臺灣工作則先落地高雄港，後來依親到臺中與北部工廠，宋怡明（2016：167）指出 1960-1980 年代晚期，將近有兩萬金門人到臺灣，進入到臺灣工業化發展脈絡。與僑鄉時期不同之處是在軍管時期，透過工作與教育途徑到臺灣的青年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年輕女性，進入到臺灣工廠，留在島上的多半是老弱婦孺，青年這塊人口群被掏空。

3.家庭維繫與支持措施。1978 年之「金門地區出入境人口管制規定」規範到臺灣受教者每年回金的次數、到臺灣就業者在金門不得留下獨老，以及隨著兩地婚姻漸增，對於可能出現婚變與私奔事件，規定嫁臺女方家人要做擔保，減少婚變（金門日報編輯，1966），這些規範達到控制人與家庭的依附關係。

在軍管時期金門人口縣內維持五、六萬人（表 1），社會增加率從 1960 年起是赤字到解嚴前才轉正，一直以遷出為主，1956 年遷出人數是遷入人數近六倍，1966 年、1976 年、1986 年遷出人數是遷入人數約兩倍，根據行政院戶口普查，金門人在臺灣 60 年代累積遷出者近四萬一千人（男性 21,483 人、女性 19,468 人），主要是工作遷移（引自金門縣文化局，2009：326）。而整體人口結

遷移登記；4.對金門到臺灣者，遷臺者須附在臺生活保證無顧慮書且不得將老人單獨留金無人照顧；5.赴臺探往者每年兩次為限；6.到臺求學者要在往返許可證有效期限返金，否則除戶；7.赴臺就醫者須有醫生診斷且醫囑要詳列原因（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152-153）。

構因出生率降低使幼年人口大幅下滑、青壯大量移出、老年人口較高型態，讓金門的老化指數從 1984 年就已邁入高齡化，且較臺灣早 10 年（金門縣主計處，2010：7），家庭規模從 1960 年代每戶平均 6 人，在 1992 年前已降為 4 人，兩地家庭關係受到管制，金門較不會有獨老和離婚事件發生（劉香蘭，2018 b）。簡言之，金門這時期人口遷移是「多出少進」的模式且以青年男女為主，受到軍事金門與工業臺灣的發展架構影響。

表 1：戰地政務時期金門人口遷移 單位：人

	1956	1966	1976	1986	1990
總人口	45,234	56,842	58,743	47,779	42,754
遷入人數	333	1267	2413	1,776	1,810
遷出人數	1830	1770	4617	3,483	2,661

1956 年遷移數字參考金門縣文化局（2009:54-55），其他資料來自金門縣政府（2003）92 年統計年報。

（三）解嚴時期人口外移下的照顧隱憂

十萬大軍的駐金造成性別比例失衡外，這時期金門人的遷移呈現「多出少進」的模式，年輕人外移埋下照顧的隱憂，因戒嚴時期資訊和交通限制，掩蓋了人口老化的事實，更不可能與臺灣各縣市同步開展照顧相關的服務，且在臺灣、金門兩地探親與往返次數和手續嚴格規範下，家庭互動多半透過書信，兩地各項發展的差異強化金門青年在臺灣結婚與立業，不僅影響家庭團聚，從生命歷程的觀點，金門人的成家立業因此脫離金門脈絡，金門留守老人成為一種寫照，家庭斷代直接影響老人照顧的家庭人力。

二、解嚴後(1992年)、小三通政策(2001年)到大三通實施前(2007年)

金門在歷經長達數十年的戒嚴終在 1992 年解除，隨著自由化、民主化，人口管制與相關法規相繼鬆綁，金門以觀光立縣，1995 年將「金門戰役紀念國家公園」改為「金門國家公園」，成為我國第六座國家公園，是第一座以維護戰役史蹟、文化資產為主且兼具保育自然資源的國家公園。2000 年總統頒定「離島建設條例」(總統府公報，2000)，創造離島許多特定機會與優惠待遇，如免增營業稅、赴臺教育交通費的支持、水電費優惠、離島學生書籍費及雜費有教育部補助、免徵關稅、離島特定醫療和後送系統的發展與小三通政策的架構，奠定離島發展的特殊位置，2002 年實施小三通政策，金門成為兩岸直通與中繼站，境內外人口流動的規定更去管制化，伴隨 2006 年 3 月大陸明確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列為國家重點發展區域，提供臺商許多投資誘因(除了大陸原有各類涉台經貿優惠政策措施)，如對臺商實行所得稅減免，種種效應有利於臺商進出金門到大陸西區發展，也讓臺資與臺商在金門投資各種產業，代表性的是 7-11、全家與萊爾富的設置，象徵移動自由與生活方便的結合，加速人口遷移。

表 2 是解嚴後、小三通政策後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1992 年遷入人數高於遷出人數，逆轉解嚴前人口外移的現象，2000 年遷入人數較遷出人數近兩倍，2006 年光是金城鎮便有 3,318 人遷入(遷出人數是 1,380 人)、金湖鎮遷入人數有 2,388 人(遷出人數是 913 人)、金寧鄉遷入人數 2,011 人(遷出人數為 889 人)、金沙鎮遷入人數 1,457 人(遷出人數為 693 人)、烈嶼鄉遷入人數 888 人(遷出人數為 300 人)、烏坵鄉遷入 36 人(遷出 66 人)，除烏坵鄉外，金門縣四行政區人口遷入人數是遷出人數一倍到兩倍，2008 年以前以金城鎮與金湖鎮遷入者較多(金門縣政府，2008)。

表 2：解嚴與小三通政策後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

	1992	1995	2000	2002	2007
總人口	44,170	46,955	52,782	57,946	79,019
遷入人數	2,044	2,794	3,660	4,613	7,974
遷出人數	1,566	2,185	1,994	3,008	3,443

2007 年資料來自 99 年統計年報（金門縣政府，2010）、其餘資料來自 92 年統計年報（金門縣政府，2003）。

解嚴後金門人口遷移是「進多少出」的型態，與金門邁向自由化帶來的種種去管制化脈絡有關，促使金門成為跨界跨境之島：

（一）人口外移

解嚴後金門人口外移情況仍舊，1990 年前約 2,000 多人，1992 年減少到 1,566 人，但在 1992 年後遷出人數呈現成長的趨勢，可能與解嚴後金門就業機會有限，導致人口外流。金門青年人口的外移似乎已成為文化腳本，在僑鄉時期主要是文化傳統「指派」男性出洋，在戰地政務時期透過申請與管控，形塑青年「工作遷移」、「教育遷移」的正當性，讓金門青年進入到臺灣工業化發展，解嚴後金門人口向外遷移，乃因對金門發展前途未卜，尤其自戰地政務時期以來，臺灣的發展處處超過金門，這樣的落差非一夕可扭轉，長年形塑出「有為青年」的離家腳本下，離家已成為天經地義之事。

（二）福利擴張下之境內福利移民

給付式福利擴張，改變金門家庭規模和吸引臺灣福利移民。解嚴後因軍隊撤離，市井小民賴以為生的阿兵哥生意頓然消失，工商與服務業家數銳減 20%（蔡宏明，2001），引發社會動盪不安，以金酒盈餘發展的恩給式社會福利於 1996 年發展，2000 年其支出已高達政府預算之 25.9%（當年社福支出總額為 17 億 9 千多元），以達安定社會之效，之後隨著縣政體制的發展，福利轉變為政治工具（王篤強，2014）。尤其是金酒公司於 1993 年推出「年節家戶配酒」，在該

年端午節實施，初期以戶為單位，金門家庭因此紛紛拆戶與分戶，減少家庭規模，每戶減少到 3 人以下。2005 年為紀念金門立縣 70 年，廢除以「戶」為單位而改為以「個人」為配酒單位，凡年滿二十歲以上，設籍金門一年以上的公民，便有資格獲得配售（金門縣文化局，2009：356），此引發福利移民，也種下「籍在人不在」的人口治理問題，可見金門人口增加與家戶規模的改變受到福利制度的影響。

1997 年金門縣為提升生育率，頒訂金門縣婦女生產補助自治條例，凡有入籍者在嬰兒出生兩個月內可領取 6,000 元補助金，2006 年增加到 10,000 元，同年又實施金門縣婦女照顧子女津貼自治條例¹⁰，對金門籍且自己照顧 3 歲以下子女、12 歲以下有身心障礙子女、照顧者未有工作者，照顧一名每月 3,000 元、照顧兩名每月 5,000 元、照顧三名每月 6,000 元，此為全國首創（倪國炎，2006），加上金酒配酒，牽動福利遷徙。就筆者經驗，有剛結婚的夫妻遷到金門入入籍，準備懷孕生產，並接著公托、營養午餐等福利進入生命不同階段，說明金門生育相關補助可能引發遷移潮，並吸引剛結婚的年輕家庭遷入，有利於人口增加和人口組成的調整，也產生家庭式遷移型態，影響個人和家庭生命歷程的發展。

（三）臺金人口流動管制鬆綁：家庭團聚與探親

人口管制的鬆綁與金門對外交通系統的建置加速人口流動。1994 年起臺灣與金門來往從許可制改為報備制（洪龍佔，1994；楊再平，1994），取代以往要事先申請、審查，象徵人口治理根本的改變。臺灣金門航空發展更利於人口往來，1987 年 9 月遠東航空首先在金門開航，讓居住在臺灣的金門親友返金探親，1990 年開放團體參訪後，往返臺金旅客更為增加，1991 年 11 月復興航空加入，1995 後陸續增闢中金、南金及嘉金等航線，立榮及華信航空公司也加入輸運，

¹⁰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金門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500014600 令制定公布。

讓出入金門人口只增無減。如 1992 年到 2002 年入境人數從三十萬增加至五十萬、出境人數從三十一萬增加到六十多萬人，此不僅是經濟需要，更是出於因逃難在臺灣的金門人對家鄉的渴望（許金龍，1994），加速境內人口流動。

（四）小三通政策：入金門籍利於遊走兩岸

在小三通政策實施之前，進出金門必須經過臺灣，如南洋女性嫁到金門要經過臺灣，開放探親後，金門人去大陸探親也要繞道臺灣。2002 年小三通政策的實施，初期對臺灣人進出金門到對岸人數採總量管制（如每月 700 人），但對從金門赴大陸人數卻無管制，只規定要在金門設籍半年以上¹¹，造成遷戶人數的增加，第一年從金門赴大陸有九千多次，而大陸到金門只有九百多次，限以團進團出的模式，並以探親為主（薛承泰，2002），這說明小三通政策影響人口遷入與遷戶。加上 2006 年 3 月大陸明確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列為國家重點發展區域，並提供臺商許多投資誘因（除了大陸原有各類涉臺經貿優惠政策措施），對臺商實行所得稅減免（劉大年，2009），種種效應有利於臺商進出金門連結大陸西區之發展，2009 年出入境人數達一百二十多萬人，2015 年增加至一百七十多萬人（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17），讓金門處於人口高度流動與轉換之境。

小三通政策初期開放探親與探病，滿足特定生命事件的家庭關係：1.探親：其父母、子女、配偶設籍在金門者；2.探病與奔喪：其二親等以內血親、繼父母、配偶的父母、配偶或子女的配偶在金門設籍，因患重病或重傷而有生命危險或年滿 60 歲，患重病或重傷，或死亡未滿一年者。」（蔡宏明，2001），小三通實施後兩岸人口流動採有限的開放，創造照顧與依親的機會，回應生生命歷

¹¹ 1.在金馬設有戶籍六個月以上。2.經許可在金馬居留或永久居留六個月以上者。3.因病經公立醫院證明需赴大陸地區就醫者及同行照料之父母、配偶、子女（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1990）。

程的重大轉銜。此外，小三通實施後金門人改變置產地，從臺灣轉移到廈門，2005 年廈門非正式報告指出金門人在當地至少購置 4,000 套房子，市值 100 億新臺幣，幾乎每四戶就有一戶到廈門置產，可見金門與廈門來往的盛況（羅志平，2010：203）。

（五）產業轉型下的臺流

除此之外，以觀光立縣的金門產業結構徹底轉型，1989 年起金門縣政府主動與經濟部工業局洽談輔導事宜，由經濟部產業輔導中心啟動全方位產業輔導措施，成功案例為聖祖貢糖、馬家麵線與金合利鋼刀（葉素惠，2010），旅遊業的發展從旅行社家數在 2001 年已有 14 家可見熱潮，隨著 1992 年建築法規鬆綁，現代建築的觀點改變傳統閩式建築，搭上戰後土地歸還、家戶配酒，建築業擴張，2007 年金門營造業之獲利竟與臺灣相近可知其興盛，土木包工業也在解嚴後興起，以承包政府標案為主，創造工作機會（羅志平，2010：189-190），諸多臺灣大型旅遊業、服務業開始到金門設分店，如 7-11 便利商店於 1999 年到山外設分店，代表生活便利與移動的結合，引發臺灣之工作移民。

（六）高教系統的萌芽：吸引臺灣青年教育遷移

在無大學或專技學校前，金門青年一定要去臺灣念高等教育，無法改變在地人口結構與質量，更無法引入專業與知識人才，1997 年成立高雄科技學院，1998 年銘傳大學在金門設分校，空大也在金馬設指導中心，小三通實施後一年將原本高雄科技學院轉型為金門技術學院，企圖增加青年的人口並改變人口素質，有利社會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金門教育系統也為臺商家庭服務，2002 年金門縣政府成功地讓臺商子女在金門的教育受教育部認可，開啟金門專業與知識移民的大門。

在這個時期，政治經濟與就業體制的多重轉型，加上福利制度與高教制度，恢復金門與國際、兩岸互動，隨著就業機會、開放觀光和社福給付增加，人口大幅回升(羅志平，2010：173)，2007 年升幅為 66.10%(金門縣主計處，2011)，但此增加並非是出生率使然，因為金門出生人數在 1956 年是 2,374 人，1976 年減少到 1,425 人，1992 年只生出 588 人，2006 年出生人數有七百多人(金門縣政府，2009b)，幼年人口在 2006 年降為 15.06%，2006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是 12.77%、青壯年人口(15-65 歲)從戒嚴期後增加到 57.7%(金門縣文化局，2009：340-341)，因此，金門人口增加是因為青壯年人口的遷入，外來青壯年表面上填補人口金字塔的位置，讓金門處於紅利表象。

簡言之，金門人口解嚴後這個階段呈現「少出多進」，兩岸政策的鬆綁、大陸回臺政策引發的效應、金門戶籍帶來進大陸的捷徑和獲得配酒、生育相關福利以及大學紛紛設分校和臺商臺資產業的進駐，外來青壯年人口愈來愈多，家庭規模在配酒福利制度和建築法規改變下愈來愈小，在金門中壯年世代早於軍管時期離開金門，較年輕的一代繼續移出之下，金門人口老化所衍生的照顧壓力在這個階段便以婚姻移民和外籍移工填補，種下老人照顧分工走向市場化和家庭化的體制。而此階段境內遷入者主要來自臺灣都會區，境外人口遷到金門主要是工作遷移(移工)、婚姻移民，從解嚴後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到小三通實施後轉為大陸人士，透過跨國聯姻為途徑進入金門，同時匯集優勢移民、藍領移工和依親移民，可以想像解嚴後數年金門自身處於摸索未來的階段，但卻匯集各路人馬，如何一起找出路、找未來？

三、小三通政策修訂(2008 年)至 2016 年的金門人口遷移

金門在行政院 2009 年之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與金門縣整體發展規

劃下，已被定位為「國際級永續觀光休閒島嶼」（金門縣政府，2009c），立基於小三通政策的修訂和立基於與對岸鄰近、閩南文化、戰地文化與海港文化的優勢，以兩岸教育、醫療養生、精緻購物與觀光休閒為主要策略，帶動產業、醫療與教育制度的擴張，兩岸教育主要是設立在地大學與研究所，吸引與培養優秀人才；精緻購物主要是昇恆昌免稅店、風獅爺商店街及各種特色的產業（金酒、麵線與貢糖等）增加經濟；養生醫療主要是署立金門醫院的改制，以服務臺商與大陸遊客的養生與醫美服務；觀光休閒是不斷擴張的旅遊業和服務業等等，這些改變金門產業人口，服務業人數從 2008 年起維持一萬五千多人（金門縣政府，2009b），就金門常住人口而言，將近有 1/3-1/4 金門人從事服務業，其中女性約 8,000 多人、男性 7,000 多人，其平均周工時在 42 小時（金門縣政府主計處，2017a），呈現金門已有後工業社會的特徵。

（一）金門人口外移：遷到國外人數增加

2008 年金門人口外移人數高於前面時期，且多出近 1,000-2,000 人，2016 年甚至高達 6,000 多人，百年以前遷移地為臺北市、臺南市與臺灣省，百年之後增加臺中與臺南，2015 年增加桃園縣（金門縣政府，2016a），可見金門人往都會區遷移的軌徑。此外，2008 年以後金門人遷到國外人數增加，該年有 99 位，2012 年破百，之後降到百人以下，可見金門人向外遷移之地也更加多元，進入到各國勞動市場。

青年人口外移的情況仍是普遍，一方面因國立金門大學的科系有限，加上國內高教系統，仍以在臺灣的大學享有較高知名度，讓金門青年繼續外移，對青年這個群體而言，到臺灣念大學是生命歷程中少數機會打開視野看世界的機會，也唯以學生身分到臺灣能進能退，但也產生特殊現象，金門青年可能臺灣唸書和生活一旦適應不良，轉學回金門大學是一個軌徑，但如金門大學無該科

系，學生不僅是轉學，更要轉系，無形是一種人力資源投入的浪費。在臺灣大學畢業，所學科系難以在金門謀職，也只能繼續留在臺灣發展，家庭如期待子女返家，也面臨學無以致用的處境，這些凸顯金門與臺灣高教制度的連接和青年工作與教育制度的銜接與否，影響金門青年的回流與否。

（二）小三通政策的修正與兩岸開放：出入境金門人口規模大幅擴張

聶建中（2009）從兩岸互動的觀點將兩岸互動分五個階段，1949-1979 年死不倆立夢魘期、1979~1987 年揮手示意初探期、1987~2000 年人道關懷接觸期、2000~2008 年三通試點催化期、2008 年以後是全面三通融合期，大三通政策後從臺灣直飛上海不到 90 分鐘，讓金門頓失兩岸直通的地位，引起金門發展的恐慌，從此讓金門自覺要為自身發展努力，更有意識地邁向兩岸與國際多面向的往來深入（宋怡明，2016）。同年，小三通措施修正，臺商只要是經大陸臺商協會出具證明，表示其是在大陸地區投資事業的負責人或被聘僱員工，其配偶與直系血親便可經「小三通」往來兩岸，增加依親和家庭遷移。

大陸地區人民赴金門、馬祖旅遊的實際數額，在這個階段開放到與臺灣地區人民經金門、馬祖轉赴大陸地區旅遊人數相等¹²，2011 年開放金廈一日遊和陸客自由行，2018 年為促進福建廈門、福州等城市民眾經「小三通」之家庭旅遊，將小三通團體旅遊人數從 5 人降為 3 人（林瑋豐，2018），種種去管制化的旅遊措施與家庭遷移的措施，促進金門人口流動與人口增加。

而大陸也在近年增加旅遊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大陸旅遊局在 2016 年 4 月宣布涉及擴大旅行社開放、推動實施便利化措施¹³，允許福建省符合條件的旅行

¹² 小三擴大實施相關的文件：1.「經大陸地區臺商協會證明在大陸地區投資之事業臺商及眷屬申請由試辦通航地區入出大陸地區送件須知」；2.「臺灣地區人民申請相對旅遊由試辦通航地區入出大陸地區送件須知」；3.交通部觀光局業已訂定「金門縣政府及連江縣政府督導金門」；4.馬祖旅遊業辦理臺灣地區人民組團經金門或馬祖轉赴大陸地區旅遊作業須知」

¹³ 「授權福建省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為臨時到閩的非戶籍居民赴臺團隊旅遊辦理

社，經營赴金馬澎團隊旅遊業務，開放一次性「大通證」，增加漳州、泉州與龍岩等地可異地辦證，8月起，福建省居民可自助辦理大通證簽作業，12月起推行卡式大通證等，增加陸客前往金門旅遊的方便性（引自陳建民，2017）。

兩岸觀光旅遊愈來愈去管制化，金廈航線為此從「個案審批」、「團進團出」、「個案直航，相對固定航班」發展到現今「通案管理」，各大航空推出小三通票卷，是輪船、飛機聯運服務，旅客買聯運票就能往來廈門和臺灣本島五大城市（陳建民，2017），大大提升商業利基，對金門籍的旅遊和遷徙，離島建設條例修訂增加離島居民機票和船票優惠等等措施，造成遷戶效應，也增加離島居門四處走走的機率。

經過小三通管道的人口流量有明顯的成長，2001年進出口才兩萬多，2002年翻倍到五萬多，2008年近十萬，2016年已達一百七十四萬多人，人口流動規模加大。歷年出境人數均高於入境人數，入境者來自臺灣在2009年達到五十萬多人，2013年微增，至2016年從臺灣入境人數沒有增加，但來自大陸的人數卻從2006年起明顯增加，2010年已到十六萬多人，2016年增加到三十四萬五千多人，是2010年的兩倍多，2008年起入境者還包括外國人，2009年有一萬多人，到2016年到近兩萬人，可見入境者對象國外已遠超過臺灣人入金。另從出境者，臺灣人出境在2008年以前近三十萬人，2008年以後明顯成長，2009年至2016年均在五十萬人上下微幅波動，而大陸人民出境者在2009年近十萬，2010年增加到十七萬人，2016年成長至三十五萬多人，成長幅度最大，外國人出境者人數與入境者人數成長情況相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7），從出入境人口數量可見小三通政策修正後，人數明顯增加，主要成長是大陸人

民和外國人士，換算下來每天近有 5,000 人透過小三通管道進出，人口流量相當大，此是金門打造國際觀光下的結果。

（三）境外人口遷移：跨國婚姻與跨國移工

境外人口的遷移，在此階段有增強之勢，尤其是跨國婚姻與移工數。兩岸通婚數增加，主要是大陸人民透過婚姻脫貧，填補國內婚姻市場的需要（吳學燕，2004），此在金門效應更為直接，因地利之便，兩岸聯姻數增加，2005 年外籍新娘為 1,394 人，來自中國就有 789 人，再者是印尼與越南（金門縣文化局，2009：354），小三通政策修正後，2009 年金門所有結婚對數約中每 2.47 對就有 1 對為跨國婚姻（比率為 40.56%，高於全國的 18.71%），其中又以非本國籍新娘（163 人）遠高於新郎人數（金門縣主計處，2010），2014 年金門縣中外聯姻佔全縣結婚對數之 20.7%，高居全國縣市第二（內政部，2016），2016 年金門外配人數超過 2,500 人，平均每 15.67 戶即有一戶（楊水詠，2017），可見透過婚姻管到遷入金門女性愈來愈多。

研究者在地實務發現，婚姻的管道背後連帶是工作遷移，由於嫁進金門的中國女性年紀較輕，婚後初期多在金門生活，幫助家務與照顧，取得工作資格後開始在金門工作（照顧工或是零工），後來可能到臺灣工作，從婚姻移民轉變到工作移民，而從金門去臺灣，可能產生婚變，凸顯跨國婚姻的脆弱。楊志誠、何清松、葉肅科（2016）發現金門跨國聯姻的離婚與家暴率偏高，背後牽涉到不同制度與家庭的衝突或協調諸多問題。境外移工到金門的數量在此階段也明顯增加，從 2001 年 125 位到 2017 年底增加到近千位，其中社福外勞佔九成，並以家庭看護工為主（勞動部，2018），多半是女性，如果與跨國婚姻的女性人數相加，金門有近 5000 名女性來自外國，並且進入到金門家庭提供再生產的勞動與照顧，佔金門常住人口近 1/10，女性遷移較受國家關注(Raghuram, 2004)，因為女性在異鄉工作或結婚要獲得正式公民身分可能要花更長的時間，更不要

說引發家庭照顧再分工的難題，無論如何，這些境外來的女性填補金門人口外移產生的照顧空缺。

（四）高教與醫療等制度的擴張：專業與教育移民

金門高教系統的擴張引入大量的年輕學生與教師，改變人口組成與分布。高雄技術學院於 2010 年改制為國立金門大學，是因應產業與人口變遷之策略（江柏煒、袁興言、李金振，2012），2008 年金門大學日間部學生有 1,560 人，到 2017 年增加為 3,355 人，加上研究所學生約 200 人，就有 3,555 人青年（國立金門大學教務處，2018），2017 年有一百多位學生是陸籍生與境外生，和各姊妹校的交換生也有 36 人（許加泰，2018），專任（案）老師從 70 多人增加到 127 人（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2018）金門大學透過優渥獎學金吸引優秀青年¹⁴從臺灣來金門，學生與老師多半入籍，享用金門各種福利（交通優惠、家戶配酒、交通優惠與圖書卷等），此也可能引發其他家庭成員接續地遷戶。近年清華大學在金門設碩士專班，說明金門成為國際教育之基地，青年學生進入金門不僅改變人口組成和人口素質，帶動文教、服務與房市等商機，促進金門經濟發展和消費（金門縣政府，2009b）。

金門醫療在戒嚴前是低度發展，恢復縣治後開始略有雛型，近年發展更有系統，主要是金門醫院，其於 1980 年成為地區綜合醫院，2005 年 10 月改制，醫師正式編制為 30 位，2010 年長駐醫師人數 45 人，同年，台北榮民總醫院與健保局、金門縣政府及署立金門醫院共同合作執行「金門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IDS)」，加強醫師的支援和轉診制度，2008 年到 2010 年，金門居民一直

¹⁴ 金門大學提出入學獎勵多元化制度，針對學測總級分達滿級分者，最高可領取 400 萬元獎學金。學測總級分達頂標者，最高可領取 50 萬元獎學金；學測總級分達前標者，最高可領取 24 萬元獎學金。以指考成績入學為前三志願錄取者，且為錄取學系排名前 50%者，將可獲得最高獎學金 24 萬元；另外，針對弱勢學生，特別於個人申請入學管道提供優先錄取名額，讓有心向學的學子可以在金門大學實現理想。所有入學獎勵獎學金沒有名額限制，只要達到標準皆可領取。

對其醫療設備、候診時間太長、整體服務品質、缺乏專科醫師等不滿意，且不滿意的程度愈來愈高（郭泰裕、李麗玲，2013），到 2013 年才改為「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2016 年升級為教學醫院，服務對象與項目不僅對島內居民，為臺商與大陸人民增加服務，更為成立兩岸醫療專區做準備（陳天順，2010）。整個金門醫療體系在 2016 年診所家數 49 家（西醫 29 家、牙醫 13 家、中醫 6 家、檢驗所 1 家）（金門縣衛生局，2016 年），金門所有醫事人員有 500 多人，集中在金湖鎮（300 多人）與金城鎮（100 多人），這些醫護人員多來自臺灣本島，屬於專業與知識移民。

（五）福利島的效應：福利移民

除了上述青年求學、高教人士和醫事人員的境內遷移外，福利移民一直被報導但缺乏統計數字（吳如明，2012），除了金酒配酒的效應持續發燒外，這個階段生育補助條件更寬，父或母一方只要入籍半年，補助金額更以按胞胎數補助之，單胞胎新臺幣二萬元，雙胞胎新臺幣六萬元，三胞胎以上每胞胎新臺幣四萬元（金門縣政府，2012）；前階段母親照顧子女津貼在這階段改為父母照顧子女津貼，給付對象之範圍擴大到 5 足歲以下，提供每月三到六千元津貼，2012 年以來受惠人次在兩萬人上下（金門縣主計處，2017b），顯示金門不斷擴大恩給式福利，可能吸引剛結婚的青壯年遷入入籍。

金門縣福利從 2008 年起有從給付式福利轉移到提供服務的趨勢，尤其是老人與兒童福利方面（劉香蘭，2018a；b），兒童福利包括家長生育津貼、公幼免費、從小學到高中都免註冊費，營養午餐也免費，只要負擔書籍和制服費用，每學期還補助 2,000 元交通與圖書券，高中職每學期 3,000 元就學津貼，大學生每學期更達 5,000 元；老人福利除了特定津貼與補助外，年金按年齡加發、換假牙補助一半，近年更推展社區共餐、長期照顧服務等，一般成人在 30 歲以上有公費健康檢查、自費健康檢查補助 5,000 元、平日看病免掛號費與健保費優

待、公車免費、水電費優惠和機船票優惠等等，更不要說三節配酒，就筆者觀察這可能引發三種遷入潮，一是原本在臺灣弱勢群體，遷到金門減少許多經濟壓力，更享受其他的福利；二是中高齡退休者，透過金門醫療、交通和補助，除減少經濟壓力，又因金門無颱風、無地震，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三是幽靈人口（籍在人不在者），以獲得三節配酒和飛機航票的優惠。這些福利對剛結婚準備生育、有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和老年階段的個人與家庭有利，透過金門的福利制度，吸引臺灣不同年齡和背景的人和家庭遷移。

（六）遷移產生特定風險

2007 年起至 2016 年遷入率一直高於遷出率，尤其是 2010-2012 年遷入人數增加近 5,000 人，2010 年遷入人數破萬，遷出人數在六千人上下（金門縣政府，2017），窺見人口遷移是「人大於出」的態勢。

表 3：小三通政策後至 2016 年金門人口遷移的狀況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總人口	84,570	97,364	113,111	127,723	135,114
遷入人數	6,935	7,867	13,284	12,138	8,567
遷出人數	4,472	4,878	4,916	5,988	6,864

資料來自金門縣 105 年統計年報（金門縣政府，2016 a）。

從境內遷入者分析，2007 年到 2016 年遷入者有 80% 來自臺灣地區，縣內相互遷徙者約占 20%（金門縣政府文化局，2009：13；金門縣政府，2016b：13），在百年前遷入者以北、高兩市居多，百年以後六都與桃園市遷入者增加，其中新北市佔最多（2016 年遷入者有 1,540 人）。而原民人數 2006 年 75 戶到 2015 年增加到 215 戶（近千人），成長三倍，集中於金寧、金城與金湖鎮（金門縣政府，2017），2016 年金城鎮遷入人數 2,427（遷出為 2,198 人）、金湖鎮遷入 1,717 人（遷出為 1,481 人）、金沙鎮 922 人（遷出為 799 人）、金寧鄉 2,932 人（遷出為 1,899 人）、烈嶼鄉 553 人（遷出為 473 人）、烏坵鄉 16 人

（遷出為 14 人），遷入、出最多是金城鎮和金寧鄉，金寧鄉遷入與遷出人數相差最大，金門人遷出多到新北市、臺中與高雄三縣市，呈現是臺灣本島主要都會與金門三個鄉鎮人口交換為主。

這個時期因為教育、醫療、旅遊業和服務業的擴張，遷入工作移民、婚姻移民、福利移民與專業移民，產生因為遷移特定的風險，新住民家庭發生家庭暴力（張建騰，2013）、離婚率偏高，引發新住民其個人和家庭高風險的處境，大學島的理念雖引進四千多青年人口，大學生頻頻的交通車禍事故（莊煥寧，2017）¹⁵、壓力與自殺、兩性情感、物質濫用等，尤其是大一大二生多未達法定年齡，在金門一出事監護人多無法立即抵達金門處理，種種安全的風險需要因應的網絡；再者，福利移民的效應可能引發弱勢群體遷到金門，其原本複雜和多重需要，可能超過金門既有以恩給式福利體系為主能回應，各種新住民需要不同的制度支持其在金門的生活，否則便產生因遷移引發的特定風險。青壯年代代遷出，島上留下留守老人和婦孺，產生高齡照顧者和隔代教養的問題，也是人口外移留下的照顧議題，多由境外女性填補空位，照顧責任與關係在家庭隱私下任由市場、性別、年齡和國籍等因素交互作用，照顧在金門一直是私領域的事。

四、島內人口分布失衡：超高齡地區的照顧危機

金門行政區域多按自然村的結構劃分，自然村是以姓氏宗族，以一個至多個姓氏族群居住形成聚落（林金榮，2009），在光復初期設有兩鎮（沙美、珠浦）四鄉（古湖、滄湖、列嶼和大嶼），1946 年將珠浦與古湖併為珠浦鎮、沙美和

¹⁵ 車禍比率偏高 縣警入校園營區宣導, 2017 年 1 月至 9 月地區因車禍受傷人數計 711 人，其中學生、年輕族群受傷者就有 297 人，佔總受傷人數 41.77%。

滄湖併為沙美鎮、列嶼和大嶠仍設鄉，爾後隨著戰地政務時期，按軍需重劃，徹底影響人口分布，以下描述軍管時期以後各區人口結構與分配。

（一）戰地政務時期的縣內人口分布

戰爭引發人口內遷，重災區如小金門是羅厝、九宮碼頭附近村莊、大金門重災區是古寧頭、安岐、鄉下、馬山等地，往大金或是金城依親避難，此是透過戰亂引發人口重組。縣內教育系統的建置，略調整縣內人口的分布，1951 年金門高中與高職均設在大金，家庭因此內遷便利就學。

除了高中職教育系統的發展影響人口分布外，因為軍需重劃行政區，開辦二級三級產業，改變原有自然村落的生態，如胡璉將軍於 1949 年改為軍管區，金東、金西、烈嶼三區（呂靜怡，2014：20），1951 年行政公署調整行政區域，改為金寧、金湖、金碧、金城、烈嶼五行政區，1952 年金門設有六區，包括金城區、金山區、金寧區、金湖區、金碧區、烈嶼區，1965 年行政區重劃為金寧鄉、金湖鎮、金沙鎮、金城鎮與烈嶼鄉，共 37 行政村和 167 自然村，代管烏坵鄉（羅志平，2010：25-27），金湖鎮設陶瓷廠，發展陶瓷工業，改變當地謀生技術，並集中青壯年入廠工作，發展經濟，金酒工廠的設立也造成人口內遷。

除了教育系統和產業結構產生縣內人口遷徙和再分配外，居民聚居地依附軍事基地，發展阿兵哥生意，改變生態與人口分佈（宋怡明，2016：187），如金沙鎮光前里、正義里、瓊林里、山外里與金城北門里、金寧鄉古寧村與後盤村、烈嶼鄉的東林村與上林村在十萬大軍時開滿冰果室、撞球室，特定地方因軍事經濟人口較集中，隨著工廠設立（如金酒、陶瓷廠等），供員工住宿，也引發縣內遷移等，短距遷移多半以工作和改善生活品質有關。

（二）解嚴後至今的縣內人口變遷

1992 年戒嚴隨著十萬大軍的撤離，依附於駐軍的店面多半人去樓空或是處於半歇業狀態（羅志平，2010：45），有的家庭的家族事業因此一落千丈，無法東山再起（宋怡明，2016：191），可見產業、空間與家庭生命歷程、個人生命歷程因軍事系統的改變進行重組。

除此之外，國家於 2000 年頒訂離島建設條例，行政院核定金門港為國內商港，並且是離島兩岸通航港口，劃分一港三區（料羅港區、水頭港區和九宮港區），位於金湖鎮的料羅港區因範圍有限無法擴張，2001 年中央擇定水頭港區為商港，從此水頭村落成為兩岸來往必經之地，改變縣內人口的流動。自 2003 年起實施每四年之離島建設實施方案，第一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2003-2007 年）主要是善用金門在兩岸中介地理位置，使金門成為為跨界流動的區域¹⁶，第二期（2008-2011 年）全力發展觀光休閒產業，並努力傳統產業的升級；第三期（2012-2016 年）、第四期（104-107）強調發展 4E 的金門願景，使金門成為臺灣第一座智慧島嶼、兩岸商貿門戶、生活交流體驗平台與充滿故事的國際旅遊度假目的，第四期偏重平衡縣內發展，加強金湖鎮、烈嶼鄉和金沙鄉發展，以金湖鎮為例，規劃重劃區和青年社會住宅等，企圖平衡人口失衡。

在國家透過不同經建計劃力圖發展經濟，造成產業、空間、人口進行再分配，讓國際商圈、文化圈、高教圈與醫療圈偏重於金城鎮、金寧鄉與金湖鎮，成為人口集中之地。

¹⁶ 包含：「兩岸旅客運輸與空運貨物之 中轉樞紐」、「台-金-廈旅遊圈」、「金廈生活圈之生活物資提供與交流」、「閩東南僑鄉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研究的重鎮」、「福建廈門台商家戶再生產之地區」。

表 4：金門各行政區戒嚴前後的人口數與規模

	1986	2003	2009	2010	2016
金城	15,993	20,784	31,563	32,315	42,726
人		6,479	10,693	10,909	12,764
戶		3.21	2.96	2.96	3.35
社會增加率%		32.13	84.13	18.03	5.38
金湖鎮	10,747	13,514	20,467	21,328	28,833
人		4,246	7,039	7,288	8,732
戶		3.18	2.91	2.93	3.30
社會增加率%		29.24	80.08	33.21	8.25
金沙鎮	8,050	10,054	14,851	15,324	20,312
人		3,289	5,244	5,340	6,243
戶		3.06	2.83	2.87	3.25
社會增加率%		20.24	88.07	26.58	6.09
金寧鄉	8,141	10,687	17,836	18,938	30,006
人		3,486	6,033	6,179	8,302
戶		3.07	2.96	3.06	3.61
社會增加率%		30.71	129.37	54.44	35.11
烈嶼鄉	4,756	5,580	8,580	8,921	12,568
人		1,716	2,543	2,620	3,102
戶		3.25	3.37	3.4	4.05
社會增加率%		75.26	135.86	33.03	6.40
烏坵鄉	152	364	506	538	699
人		119	136	135	133
戶		3.06	3.72	3.99	5.03
社會增加率%		-45.82	91.38	53.64	3.00

1986 年資料參考金門縣文化局(2009:354)、金門縣政府(2004)、金門縣政府(2010)、金門縣政府(2011)和金門縣政府(2017)。

1. 人口數量與規模的不均

雖然各行政區從 1986 年到 2016 年人數皆有增加，增加數卻不相同(表 4)。金城鎮從 1986 年有一萬五千多人到 2016 年以增加到四萬多人，金湖鎮在 1986 年是一萬多人，到 2016 年增加到近三萬人，少金城鎮一萬多人；金寧鄉與金沙鎮在 1986 年均為八千多人，2016 年金寧鄉人數多金沙鎮一萬多人，人口¹⁷集中在金城鎮、金湖鄉與金寧鄉三鎮，2017 年 12 月西門里就有一萬一千多人，較其東門里人口多兩倍，金城鎮四個里(西門里、東門里、南門里與賢庵里)、金沙鎮文沙里、金湖鎮新湖里、金寧鄉兩個里(盤山村和湖埔村)各里人數均有 5,000 人以上，戶數也以金城鎮一萬兩千多戶最多，再者是金寧鄉與金湖鎮，其戶數在八千戶上下，家戶人數不到 4 人(金門縣政府，2018)，可見人口分布的極化。

2. 人口失衡的主因：失衡的建設影響人口遷移

各行政區社會增加率在解嚴後、小三通後、大三通政策後偏高，近年除金寧鄉外，其他各區社會增加率趨緩，可能是金門大學學生人數每年有新生遷移所致，遷入人數較多是金城鎮(近 2,500 人)、金寧鄉(2,932 人)與金湖鎮(1,717 人)，此三行政區人口增加數是金沙鎮兩倍、列嶼鄉四到五倍。遷出人數較多是金寧鄉與金城鎮(近有兩百位)，金沙鎮與列嶼鄉也有百位的遷出人數，縣內地址變更人數最多也是金城鎮與金寧鄉(金門縣政府，2017)，境外人口的移入主要是跨國婚姻，跨國婚姻數以金城鎮、金湖鄉各有 200 多位、金沙鎮與金寧鄉約 120-160 位、列嶼鄉低於 100 位，金寧鄉與金城鎮是人口流動較高的鄉鎮，增加社會關係的匿名性與疏離性。

¹⁷ 2010 年實際常住人口數全縣為 57,221 人，金城鎮有一萬七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2,294 人)，金湖鎮有一萬五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1,380 人)，金寧鄉約一萬多人(65 歲以上有 1,445 人)，金沙鎮八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1,443 人)、列嶼鄉五千多人(65 歲以上有 899 人)、烏坵只有五百多人(金門縣政府主計處，2010)。

3.人口組成：老化與專業菁英的集中

在人口組成方面，金寧鄉與金城鎮因金門大學的設置和學生在外居住，讓金城鎮與金寧鄉人口較年輕化，其他區域老年人口老化程度偏高，尤以烈嶼鄉和金沙鎮，如今烈嶼鄉已是每 5.5 人中有一位 65 歲以上長輩，金沙鎮是每 7 人就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長輩，超高齡區域之扶老責任相當重(引自劉香蘭, 2018a)。此外，服務業與觀光業環繞在金城鎮、金寧鄉與金湖鎮，高教體系在金寧鄉與金城鎮，醫院和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設在金湖鎮，這些區除有較高的就業人數外，產業需要的專業與知識人才也按區域重組。

簡言之，金門縣縣內人口組成、分布、素質、流動性是差異化發展，從歷史角度，戒嚴前後行政區改制，牽動資源再分配，戒嚴後按照軍需發展與運用在地資源，港口發展和依附駐軍，造成人口移動，解嚴後，依附阿兵哥生意的空間與生態頓時瓦解，隨著小三通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金城鎮、金湖鎮與金寧鄉成為交通、觀光旅遊、商務和文教的重鎮，引發人口集中；而烈嶼鄉、金沙鎮與烏坵鄉因此人口遷入率較低、老化程度偏高、失業率偏高。

五、遷移下的特定風險：人口錯置與照顧赤字？

金門縣享有福利島、幸福島之美譽，處於兩岸直通站，是跨界流動之島，相較於全國人口，如今金門人口呈現「四高四低」的特徵，四高是人口增加最高、青壯年人口最多、族群多元、外配人數最多，四低是幼年人口是全國最低、撫養比、離婚率與結婚率全國最低(內政部統計處, 2018)，若加上隔代教養家庭和單親家庭的比例高於全國(劉香蘭, 2018a; b)，金門人口紅利表象下卻是本地中壯年人的掏空、縣內人口老化程度不一、人口分布極化等人口錯置所衍生照顧赤字：

（一）高齡社會下的照顧世代中空

即使有高教系統、觀光產業的發展和優渥福利，並無法緩解金門青壯年人口持續外移的現象，金門早在 1984 年進入高齡社會，因戒嚴讓老人照顧議題被延宕，政府在戒嚴後拚觀光，到 2010 年以後地方政府才開始推展老人照顧相關服務，但服務點集中在金城與金寧鄉，無法有效回應烈嶼鄉和金沙鎮已是超高齡鄉鎮所需。而金門本地的照顧壓力，並非大量的移入人口能緩解，無論是福利移民、知識移民和工作移民，並無法填補照顧責任的空缺下，只能聘僱外勞替代家庭人力的不足，使金門老人照顧朝向市場化的走向，增加金門家庭照顧的經濟成本，政府角色退縮（劉香蘭，2018a）。

（二）人口互換下家庭分離：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

金門的人口紅利和扶養比例偏低之表象下，其實是臺灣與金門兩地青壯年人口的交換，製造臺灣、金門島上不同地方更多的分隔家庭，尤其金門兒少生活在單親與隔代家庭比例高於臺灣，凸顯金門留守老人和兒童的議題，衍生幼年照顧者、高齡照顧者的福祉與健康之隱憂，有的是一位高齡照顧者同時照顧一位兒少和一位老年伴侶，產生高齡照顧者照顧之壓力與責任，影響其個人健康與福祉，而幼年照顧者因照顧責任影響學業表現和學校參與，這是家庭、教育制度的張力所在，需要融合機制促進幼年照顧者順利參與這兩個制度，而沒有過度犧牲與代價。

（三）跨界性的工作與家庭衝突

遷移到金門的人口，無論是婚姻移民、知識與工作遷移，可能是個人隻身前來，其中不乏有未成年學生，當未成年人遭遇重大事故，誰來照顧？誰該照顧？在以個人的遷移形態下，衍生特定的工作（教育）和家庭的衝突，隻身在金門者，如何接受到完整和完善的社會安全體系和服務？此是遷移下的急性風險，需要更即時和有效的回應。

（四）福利弱勢移民和新住民個人與家庭的風險與脆弱

金門優渥的福利吸引臺灣弱勢群體遷入，成為金門新住民，有的其本身多重與複雜的需要並非給付式福利能滿足所需，可能產生有錢但沒有相關配套服務的處境！未成年大學生隻身來金門，遇到緊急事件，可能是社安網的漏網之魚；而跨國婚姻的離婚率和受暴率偏高，往往導致家庭解組，而隻身婚嫁遷入金門的新住民個人的生活和其子女之照顧和教育，也可能造成其原本軌徑的中斷與偏離，產生特定風險。

Findlay et al.（2015）指出生命歷程具變遷與流動的本質，表現在地理與空間的移動與流動，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建構。金門處於跨界與跨國之轉換地，高度的人口流動與遷移讓金門今非昔比，讓不同生命歷程階段的個人或家庭（工作、教育、婚姻、照顧責任）進出，改變金門人口與社會結構，但此埋下一些風險，尤其是照顧與家庭再生產有關，如金門本地和境內青壯年之人口交換下造成老年照顧的責任掏空、金門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福祉、跨界者工作和家庭的衝突、遷入者多重需要和社會安全等等，成為金門照顧赤字。

伍、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文立基於生命歷程觀點，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和檔案分析法，描述各時期金門縣整體和縣內人口流動與遷移的現象，並與兩岸關係、國家政策、主要制度之發展連結，勾勒出不同時期人口遷移模式、特性和影響條件（如圖 1）：

一、戒嚴時期金門人口遷移呈現「只出少進」模式，延宕金門人口老化問題

在僑鄉時期，限於金門島耕地和自然資源的限制，青壯男性以連鎖性移出為主，與各國產業勞動市場連結，島上留下老弱婦孺；1949 年因國共內戰，金門進入戰地政務時期，人口流動受到嚴格管制，人口組成因十萬大軍駐軍改變性別比例外，國家實施家庭計畫與生育控制，使生育率下降，境外遷移受制，只有境內遷移（臺灣），大量人口外移除了逃難與疏散外，金門青年男女透過工作和教育管道向臺灣流動，支持臺灣工業化的發展，相較於僑鄉時期以男性遷出為主，軍管時期金門青年外移更包括女青年，讓金門島留下老弱年幼者，改變人口組成，也因金門青年到臺灣，臺金婚姻數目增加，國家透過擔保制度與照顧責任制度避免金門產生家變，而兩地探親次數受到規範，隨著經濟穩定，解嚴前才有人口遷入，此多為戰時逃難者的回流，為了家庭團聚與重建，戒嚴時期金門人口遷移呈現「只出少進」的模式，讓金門人口老化問題被拖延，分隔兩地的家庭因有聯保與管制措施，家變率甚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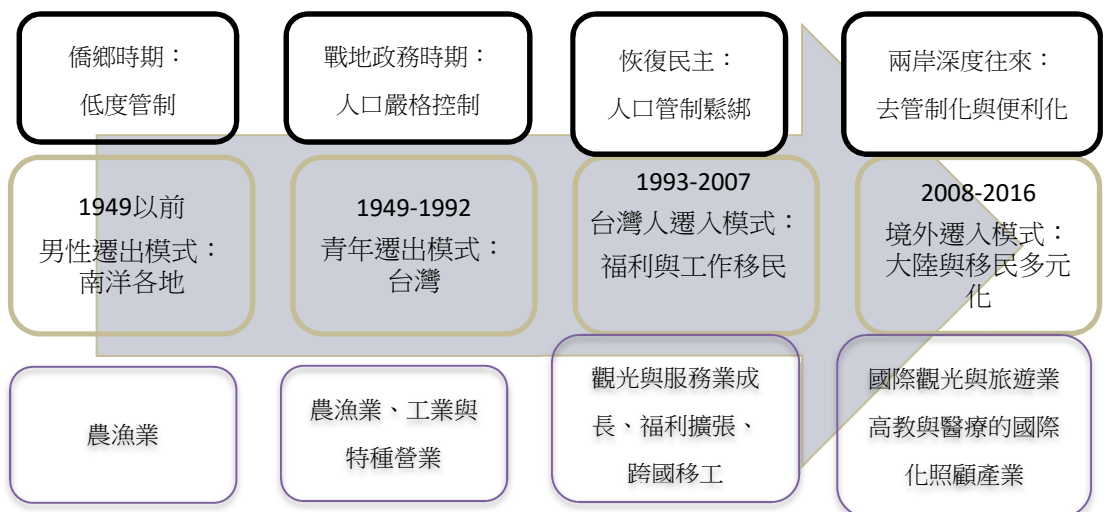


圖 1：金門縣人口遷移歷程

二、解嚴到小三通政策：人口「多進少出」模式，福利與工作移民為主

1992 年解嚴與 2002 年小三通政策的執行，扭轉金門人口只出不進的模式。1992 年金門解嚴，政治、經濟制度轉型，撤軍後，金門人賴以為生的特種營業紛紛倒閉，因工作機會有限，產生出走潮，給付式福利系統的發展達到穩定社會之效，隨著民主代議政治的發展，金門福利成為政治工具，家戶配酒的措施改變家戶規模，吸引境內的福利移民，為第一波入籍潮。隨著觀光產業、服務業和航空交通業的建置與發展，吸引臺資、臺商與臺灣人移入，尤其是臺北縣市、臺中市與高雄市，增加較多工作移民。在境外流動與遷移的部分，1992 年就業服務法的實施，緩解縣內老人照顧的壓力，金門開始引進外籍移工，種下照顧市場化的因子，加上金門與廈門在文化與關係上淵源，此時有限度開放大陸探親與奔喪，滿足兩岸家庭照顧的需要。在高校體制未發展前，金門青年仍到臺灣念大學或從軍，惡化金門老人照顧的壓力。

三、小三通政策與其修正至今：「境外高於境內」的增加模式，遷移風險與照顧赤字

2002 年小三通政策實施、2008 年小三通修正和 2008 年大三通政策以後，伴隨大陸海西區的發展策略，金門成為兩岸直通站，人口流動率明顯增加，小三通政策初期，只要是金門籍就不在兩岸來往的總量管制內，引發第二波入籍潮。2008 年以後境外人數已超過從台灣遷移人數，背後是航運開通、出入境管理手續簡化、機場碼頭一條鞭的服務模式、自由行等策略奏效，奠定金門國際觀光

的位置，入金門籍產生機票和船票的優惠，是第三波的入籍潮。此時，在地大學的成立，師生多半入金門籍下，增加金門籍人數，又因科系有限，以及青年代代離金發展的主流價值，難以留住本地青年。境內遷移人口主要是因高教系統的發展和醫療系統的建置，臺灣學生、知識菁英、專業菁英陸續遷入金門，生養津貼式服務吸引生育階段的青壯年家庭，2008 年金門縣福利型態往服務提供發展，助人與照顧產業發展，吸引中高齡人口與退休後的人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移民。

縣內人口分布與結構在各時期因產業發展而有別，阿兵哥生意環繞於軍營地周圍，是戒嚴時期人口集中所在，解嚴後，金城鎮、金寧鄉、金湖鎮觀光與服務業、醫療產業、高教系統和社福系統發展，人口增加率與人口密度較高、就業機會較多、人口流動較快、人口較年輕，相形之下，金沙鎮與烈嶼鄉失業率、人口老化之地，縣內人口分布不均連動扶養比差距加大，挑戰超高齡鄉鎮的照顧問題。

有別於傳統以臺灣本島的遷移研究，本文企圖從離島一邊緣為中心的角度，發展出「金門人到南洋」、「金門人到台灣」轉為「台灣人到金門」的制度性條件，並歸納出在此之下對金門高齡社會產生風險與影響，作為未來政策發展的參考。尤其是金門縣世代青年外移、高度跨界人口流動與高度移入人口之下，重組金門人口結構，產生縣內人口分配的不均，牽動跨界、跨境家庭再生產功能的重組，而臺灣與金門兩地青壯年之交換，無法緩解金門老年照顧世代的中空，更因青壯年世代的中空，衍生金門留守老人和高齡照顧者的議題，以及跨界者之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弱勢遷入者之社會安全保障等等，這些風險因人口錯置和縣內資源分配不均更加嚴重，隨著金門國際化的觀光和旅遊業，以及各種移民進入金門，挑戰地方政府人口治理的能力，如何促進新住民的安心、安家和安業，需要金門超越給付式的福利體制，更從制度性層次檢視跨國、跨縣

市、金門縣內各區不同制度間關係（如高等教育與社會安全網、各縣市津貼和照顧服務的整合等等），協助各類新住民生命歷程成功地轉銜，強化人與地方的融合和參與，並發展因應的服務體系。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在金門特定生命歷程的移動，探討其對個人與家庭、社會的影響，以及特定群體之遷移軌徑與歷程，發展更具體的政策與服務措施。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1990）。《兩岸「小三通」推動方案執行計畫》。資料檢
索日期：2018/10/20。網址：

<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2017). The Action Plan of Cross-strait
“Mini-three-links” Program. Retrieved 10/20/2018, from <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2017）。《金馬小三通航運人員往來統計月報》。資料檢
索日期：2018/10/20。網址：[https://www.mac.gov.tw/News.aspx?](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

[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2017). The Monthly Report on the Interactions of Shipping Staff of
“Mini-three-links” in Kinmen and Mazu. Retrieved 10/20/2018, from
<https://www.mac.gov.tw/News.aspx?n=3BFF7336E5AF5AE9&sms=30783F04D0989E57>.)

內政部（2016）。《民國 103 年戶口統計分析》。資料檢索日期：2018/03/22。

網 址：<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ctiveReport/full>。(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3). The Statistics Analysis of Households in 2014.
Retrieved 3/22/2018, from <https://www.ris.gov.tw/info-popudata/app/activeReport/full>.)

內政部統計處（2018）。《內政部統計通報》，107 年第 15 周。資料檢索日期：

2018/03/22。網址：<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sn=7460&Page=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8). Interior Affairs
Bulletin, 15th /2018. Retrieved 3/22/2018, from <https://www.moi.gov.tw/stat/>

node.aspx?sn=7460&Page=4).

王篤強 (2014)。〈烽火餘生下的金門：虛幻或真實的福利天堂〉。《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8 (2)，163-203。(Wang, D. (2014) .An Illusory or Real Paradise: Rethinking the Rationale of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Kinmen. *Social policy and Socia Work*.18, 2,163-203.)

江柏煒 (2005)。〈僑刊史料中的金門 (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 (1)，159-216。(Chiang, B. (2005). Applying Overseas Chinese Newsletters to the Research on Emigrants' Hometowns (1920s-40s): A Case Study on the Shining Monthly of Jushan, Kinmen (Quemo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17,1, 159-216.)

江柏煒 (2007) 〈誰的戰爭歷史？金門戰史館的國族歷史 vs.民間社會的集體記憶〉。《民俗曲藝》，156，85-155。(Chiang, B. (2007) .Whose War History? Nationalist History of War Museum vs. Collective Memories of Folk Society in Battlefield Quemoy,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156, 85-155.)

江柏煒、袁興言、李金振 (2012)。〈歷史島嶼中的新興大學：金門大學的規劃願景〉。《國立金門大學學報》，2，21-57。(Chiang, B., Y.-Yen, and C., Lee (2012).A rising university on a historical island: Campus planning and vision of NQU. *Journal of National Quemoy Univeraity*, 2, 21-57.)

江柏煒 (2013)。〈人口遷徙、性別結構及其社會文化變遷：從僑鄉到戰地的金門〉。《人口學刊》，46，47-86。(Chiang, B. (2013). Population Movement, Gender Structure and Social-Cultur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Quemoy.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46, 47-86)

江柏煒 (2016)。〈海外華人社會文化的田野調查經驗：以金門社群為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7 (2)，102-109。(Chiang, B. (2016). The Field Work Experience of Oversea Chinese: The Kinmen Community.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17, 2,102-109.)

江柏煒 (2018)。〈另一種新加坡河故事：以吳江公會中心的考察〉，見張瓊慧、梁一萍合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193-237。台北市：臺灣師大出版社。(Chiang, B. (2016). Another Story about Singapore River: The Inspection of Wujiang Guild Center, in Zhang Q. and Lian, Y.-P. (eds) *I'am Migrant: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 Chinese*,193-237.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宋怡明 (2016)。《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臺大出版中心。(Michael, S. (2016).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Roint Lin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宋郁玲 (2006)。〈人文地理學人口遷移研究的跨界與轉向：臺灣與英美研究的比較〉。《地理學報》，43，61-79。(Song, Y. (2002). Beyond the Discipline and Transition of Migration Studies in Human Geography :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Anglophonic Studie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3, 61-79.)

金門日報編輯 (1970)。〈政委會頒發 流動民眾管理辦法〉。《金門日報》，69 年 12 月 31 日二版。(The Kinmen Daily (1970).The Political Committee Promulgated the Regulation of Movement People. The Kinmen Daily(1980/12/31.) Retrieved 11-12-2017, from Digital disc DVD of The Kinmen Daily.)

金門日報編輯 (1966)。〈民眾赴台結婚 縣府新增規定 鼓勵集團結婚〉。《金門日報》，55 年 9 月 18 日二版。(The Kinmen Daily (1966). The New Rule about Marriage in Taiwan: Kinmen Government Encouraged a Group Marriage. Retrieved 11-12-2017, from Digital disc DVD of The Kinmen Daily.)

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金門戰地政務的法制與實踐》。金門：金門縣政府。(National Kinmen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2004). The Laws and Implement of Kinmen Battlefield Administration. Kinmen: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Press).

金門縣文化局(2009)。《金門縣志：人民志》。金門縣政府。(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Kinmen County(2009). *The History of Kinmen County*.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Press.

金門縣主計處 (2010)。《金門縣 98 年人口分析》。金門縣主計處編印。資料檢索日期：2018/06/11。網址：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0ED93B6B0E5AF28D&sms=4FEFD09995C4BB81&s=3852164D88C41FA6。6。(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Kinmen County (2011). Analysis on Population of Kinmen in 2009. Retrieved 6-11-2018, from 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0ED93B6B0E5AF28D&sms=4FEFD09995C4BB81&s=3852164D88C41FA6.)

金門縣主計處 (2011)。《金門縣 100 年度社會指標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18/06/11。網址：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33BBEF12152D7ADC&sms=4FEFD09995C4BB81&s=862A01179AFC4CA5。A5。(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Kinmen County(2011). Social Indicator Statistics of Kinmen in 2011. Retrieved 6-11-2018, from

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33BBEF12152D7ADC&sms=4FEFD09995C4BB81&s=862A01179AFC4CA5.)

金門縣主計處 (2017a)。《金門縣人力資源報告》。金門縣：主計處編印。資料檢索日期：2018/05/18。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AC3E7D2EE7009B45&sms=4FEFD09995C4BB81&s=BDC8C1426758D297。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Kinmen County (2017a). The Human Resource Report of Kinmen. Kinmen County: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Retrieved 5-1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AC3E7D2EE7009B45&sms=4FEFD09995C4BB81&s=BDC8C1426758D297.)

金門縣主計處 (2017b)。《金門縣推動婦女福利－權益及保障統計專題分析 (民國 105 年)》，金門縣：主計處編印。資料檢索日期：2018/05/18。網址：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AC3E7D2EE7009B45&sms=4FEFD09995C4BB81&s=1547968B4A4F615B。(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Kinmen County (2017b). The Women's Welfare: Analysis on Rights and Protection in 2016. Kinmen County: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Retrieved 5/18/2018, from https://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AC3E7D2EE7009B45&sms=4FEFD09995C4BB81&s=1547968B4A4F615B.)

金門縣政府 (2003)。《金門縣政府 92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08。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03). 2003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0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
&sms=4FEFD09995C4BB81](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2004)。《金門縣政府 93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08。

網址: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
&sms=4FEFD09995C4BB81](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004). 2004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0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2008)。《金門縣政府 97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8/10/20。

網址: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08). 2008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20/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2009a)。《金門縣地方發展永續白皮書》。金門縣:金門縣政府

編印。資料檢索日期:2018/10/20。網址: [https://www.kinmen.gov.tw/
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30A5CAA92D14C7AA](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30A5CAA92D14C7AA)。(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09 a).The white paper of Kinmen Coun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inmen County: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Press. Retrieved 10/20/2018, from 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30A5CAA92D14C7AA.)

金門縣政府(2009b)。<《金門縣政府 98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8/10/20。

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09 b). 2009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20/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 (2009c)。<《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暨第三期 (100 至 103 年)》。資料檢索日期:2017/11/18。網址：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85B4C4B75A95B778&sms=5BB58B87FD64FB67&s=8D5CF52B0E04933C。(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09 c). Kinmen's Comprehensive Planning Phase III. Retrieved 11/18/2018, from 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85B4C4B75A95B778&sms=5BB58B87FD64FB67&s=8D5CF52B0E04933C.)

金門縣政府(2010)。<《金門縣政府 99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08。

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10). 2010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18/2017,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2011)。<《金門縣政府 100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08。

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11). 201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08/2017,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 (2012)。《金門縣政府公報 34 期》。資料檢索日期：2018/10/18。

網址：[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49042CB319BC57B7)
CAAE&sms=4FEFD09995C4BB81&s=49042CB319BC57B7。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12).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Official, 34.
Retrieved 10/18/2018, from [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49042CB319BC57B7)
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49042CB319BC57
B7.)

金門縣政府(2016a)。《金門縣政府 105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18。

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sms=4FEFD09995C4BB81。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16a). 201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1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 (2016b)。《105 年社會指標統計》。資料檢索日期：2018/05/08。網

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E3478BBAF921E](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E3478BBAF921E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0DD)
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0DD。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2016b). Social Indicator Statistics of Kinmen in 2016.
Retrieved 5/0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E3478BBAF921E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0DD)
[n=E3478BBAF921E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E3478BBAF921E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0DD)
[0DD](http://kmasd.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E3478BBAF921EB0D&sms=4FEFD09995C4BB81&s=3B0447AC3D9A70DD).)

金門縣政府(2017)。*《金門縣政府 106 年統計年報》*。資料檢索日期:2017/10/18。

網址：[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sms=4FEFD09995C4BB81。(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017). 2017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0/18/2018, from [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http://kmasd.kinmen.gov.tw/News.aspx?n=E9B72D9F38E26298&sms=4FEFD09995C4BB81)
&sms=4FEFD09995C4BB81)

金門縣政府(2018)。*《金門縣 106 年 12 月份人口統計表》*。金門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檢索日期:2018/08/10。網址：<http://data.kinmen.gov.tw/od/last>。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018).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Kinmen County in Dem 2017. Retrieved 10/08/2018, from <http://data.kinmen.gov.tw/od/last>)

金門縣衛生局(2016)。*《金門縣醫療機構數》*。資料檢索日期:2018/11/18。
網址：https://phb.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58E0B7F1DFCCFD74&sms=4FEFD09995C4BB81&s=0B27FC069CAE0559。(Kinmen County Health Bureau (2016) The Number of Medical Agencies. Retrieved 11/18/2018, from https://phb.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58E0B7F1DFCCFD74&sms=4FEFD09995C4BB81&s=0B27FC069CAE0559.)

呂靜怡(2014)。*《記憶與認同:金門婦女隊員出操的回顧》*。臺北市:秀威資訊。
(Lu, J. (2014).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Review of Kinmen Women's Army Team*.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吳學燕(2004)。*〈臺灣新移民問題:兩岸通婚〉*。《社區發展季刊》, 105, 269-285。(Wu, X. (2004). The New Migrants in Taiwan: Cross-strait Marriag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05, 269-185.)

吳伊凡、藍佩嘉(2012)。*〈去中國留學:旅中台生的制度框架與遷移軌跡〉*。《臺灣社會學刊》, 50, 1-56。(Wu, Y. and P., Lan (2012). Taiwanese Students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Migration Trajectories.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1-56.)

吳如明 (2012)。〈淺談金門的福利〉。《金門日報》，7月31日。金門日報網頁。資料檢索日期：2018/05/18。網址：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

212667。(Wu, R. (2012). Kinmen's Welfare. *Kinmen Daily News* (7/31/2012). Retrieved 05/18/2018,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 212667)

林金榮 (2009)。《金門傳統聚落形成發展族譜資料彙編》。金門縣：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Lin, K. (2009). *The Edition of Emerg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Kinmen*. Kinmen County: Kinmen National Park.)

林金榮 (2011)。〈823 台海危機—金門民眾疏遷台灣始末〉。《金門日報》，9月6日言論廣場。金門日報網頁。資料檢索日期：2018/05/18。網址：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212667>。(Lin, K. (2011). 823 Taiwan Strait Crisis: Kinmen's People were Evacuated to Taiwan. *Kinmen Daily News* (9/6/20112). Retrieved 05/18/2018,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6/212667>。)

林宗弘、曾慧君 (2014)。〈戶口的政治：中國大陸與臺灣戶籍制度之歷史比較〉。《中國大陸研究》，57(1)，63-96。(Lin, T. and H., Tseng (2014). The Politics of Huko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China Studies*, 57, 1, 63-96.)

林世華、陳柏熹、黃寶園、傅瓊儀、趙如錦 (譯) (2005)。K. F. Punch 著。《社會科學研究法：量化與質化取向》(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台北市：心理。(Lin, S., B., Chen, B., Houn, C., Fu, R., Zhau (2005)(trans). K. F. Punch (Origina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aipei: Psybooks.)
- 林瑋豐(2018)。〈陸委會放寬小三通 陸客遊金馬澎3人即成行〉，《風傳媒》。資料檢索日期：2018/05/18。網址：<https://tw.news.yahoo.com/%E9%99%B8%E5%A7%94%E6%9C%83%E6%94%BE%E5%AF%AC%E5%B0%8F%E4%B8%89%E9%80%9A-%E9%99%B8%E5%AE%A2%E9%81%8A%E9%87%91%E9%A6%AC%E6%BE%8E3%E4%BA%BA%E5%8D%B3%E6%88%90%E8%A1%8C-121001970.html>。(Lin, Y. (2018). The Relaxing of “Mini-three-links” by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China Tourists go to Kinmen-Mazu-Wuhu at least 3 persons. *The Storm Media*. Retrieved 05-18-2018, from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8%E5%A7%94%E6%9C%83%E6%94%BE%E5%AF%AC%E5%B0%8F%E4%B8%89%E9%80%9A-%E9%99%B8%E5%AE%A2%E9%81%8A%E9%87%91%E9%A6%AC%E6%BE%8E3%E4%BA%BA%E5%8D%B3%E6%88%90%E8%A1%8C-121001970.html>)
- 紀博棟(2013)。〈金廈地區交流利益之研究〉。《國立金門大學學報》3，51-68。(Chi, P. (2013). A Study of Regional Exchange Gains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Journal of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3, 51-68.)
- 施世駿(2002)。〈生命歷程研究對社會政策效果的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6(1)，107-151。(Shi, S. (2002). The Life-course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6, 1,107-151.)
- 洪龍佔(1994)。〈金門出入境證今起走進歷史〉，《金門日報》，5月14日三版。(Hon, L. (1994). The Pass Card of Kinmen is Invalid. *Kinmen Daily News*

(5/14/1994). Retrieved 10/1/2017, from the Kinmen Daily News digital DVD.

洪嘉瑜、銀慶貞（2008）。〈臺灣人口遷移屬性與動機的變化〉。《東吳經濟商學學報》，61，31-66。 (Hun, C.-Y. and C.-C., Yin. (2008). The Chang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 of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aiwan. *Soocho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61, 31-66.)

徐崇基（2018）。〈洛杉磯臺灣移民的族群特徵與族裔地景〉，見張瓊慧、梁一萍合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81-112。台北市：台灣師大出版社。(Shu. C. (2018). The Ethnic Features and Background of Taiwan Immigrants in Los Angeles. In Zhang Q. and Lian, Y.-P. (eds) *I'am Migrant: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 Chinese*, 81-112.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莊煥寧（2017）。〈車禍比率偏高 縣警入校園營區宣導〉。《金門日報》，2017 年 10 月 11 日。金門日報網頁。資料檢索日期：2018/11/6。網址：<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85844/?cprint=pt>。(Zhuang, H. (2017). The Ratio is Higher and the Policemen Enter to School for Education. *Kinmen Daily News* (11/06/2018). Retrieved 10/16/2017,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85844/?cprint=pt>)

袁興言（2011）。《由移民聚落到跨海宗族社會：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金門珠山僑鄉》。台北市：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Yuan, S. (2011). From a Migrant Village to a Trans-oceanic Lineage Society: the Qiaoxiang Zhushan in Quemoy before 1949. The Dissertation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TU. Taipei)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市：台

- 灣社會研究季刊。(Shia, H. (2002). *Migration and Straggle: The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in Taiwan und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Taipei: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 許金龍 (1994)。〈金廈直航探親是多數金門鄉親的心聲〉，《金門日報》，83 年 12 月 6 日 4 版。(Hsu, K. (1994). The Direct Flight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is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Kinmen Township. Kinmen Daily News (12/6/1994). Retrieved 10/6/2017, from the Kinmen Daily News digital DVD.
- 許加泰 (2018)。〈金大 22 週年校慶 期盼邁向國際〉，《金門日報》，11 月 3 日，金門日報網頁。資料檢索日期：2018/11/6。網址：<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99658>。(Hsu, J. (2018). 22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Toward t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inmen Daily News (11/3/2018), Retrieved 11/6/2018, from <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99658>.)
- 倪國炎 (2006)。〈全國首創 金門專職媽媽將發給津貼〉，《大紀元》，2006 年 1 月 6 日。資料檢索日期：2018/10/18。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6/1/6/n1180668.htm>。(Ni, G. (2006). National Initiative: Care Pension for Full-time Caregivers in Kinmen. The Epoch Times (2016/1/6). Retrieved 18/08/2018, from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6/n1180668.htm>.)
- 國立金門大學教務處 (2018)。〈歷年統計資料〉。資料檢索日期：2018/11/6。網址：<https://www.nqu.edu.tw/teach/index.php?code=list&ids=1628>。(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NQU(2018) Historical Statistics. Retrieved 11/06/2018, from <https://www.nqu.edu.tw/teach/index.php?code=list&ids=1628>)
- 國立金門大學人事室 (2018)。〈人力資源報導〉。資料檢索日期：2018/11/6。

網址：<https://www.nqu.edu.tw/orghr/index.php?code=list&ids=2211>。(office of Personnel, NQU (2018) The Report on Human Resource. Retrieved 11/06/2018, from <https://www.nqu.edu.tw/orghr/index.php?code=list&ids=2211>.)

黃佳媛、姜蘭紅與陳端容(2012)。<〈亞太地區國際與國內遷移關聯性研究〉。《人口學刊》，44，171-182。(Huang, J., L. Jiang and D., Chen (2012). The Correlation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igra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44, 171-182.)

黃世民(2009)。<《金門縣永續發展白皮書》。金門縣：金門縣政府。資料檢索日期：2017/11/22。網址：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30A5CAA92D14C7AA。(Huang, S. (2009) .The White Paper on Kinm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inmen: The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Retrieved 11/22/2017, from https://www.kinmen.gov.tw/News_Content.aspx?n=C8401E51E857CAAE&sms=4FEFD09995C4BB81&s=30A5CAA92D14C7AA)

郭泰裕、李麗玲(2013)。<〈金門縣醫療現況與未來展望〉。《金門衛生》，32。資料檢索日期：2018/10/18。網址：<https://phb.kinmen.gov.tw/cp.aspx?n=38DD172F8F68CFE0>。(Gao, T. and L., Lee. (2013).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Medical System in Kinmen. *Kinmen Health*, 32. Retrieved 10/18/2017, from <https://phb.kinmen.gov.tw/cp.aspx?n=38DD172F8F68CFE0>.)

陳淑美、張金鶚(2002)。<〈家戶遷移決策與路徑選擇之研究—臺北縣市的實證研究〉，《住宅學報》，11(1)，1-22。(Chen, S. and C., Chang (2002).

Household Mobility Decision and Moving Path choi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ipei city. *Journal of Housing Studies*, 11, 1, 1-22.)

陳淑美、張金鶚 (2004)。〈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6(2)，325-348。(Chen, S. and C., Chang (2004). Mobility Decision of Extended Families in Taipe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16, 2, 325-348.)

陳天順(2010)。〈金門縣推動國際(兩岸)觀光醫療專區兼支援公立醫療體系〉，《金門衛生》，32。資料檢索日期：2018.10.22。網址：<https://phb.kinmen.gov.tw/cp.aspx?n=0D7AE59A108F0F54>。(Chen, T.. (2010). Developing the Medical and Healthcare Tourism Industries with Supporting Public Medical System in Kinmen. *Kinmen Health*, 32. Retrieved 10/22/2017, from <https://phb.kinmen.gov.tw/cp.aspx?n=0D7AE59A108F0F54>.)

陳建民(2017)。〈金廈「小三通」交流的發展與觀察〉，《展望與探索》，15(12)，111-117。(Chien, C. (2017). The Development and Observation of Mini-Three-Links between Kinmen & Xiamen. *Prospect and Exploration*, 15, 12, 111-117.)

勞動部(2018)，〈金門縣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按產業分〉。勞動統計查詢網。資料檢索日期：2018/08/6。網址：<https://statdb.mol.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10&kind=21&type=1&funid=c13090&parm1=code1=2100%20codnm1=xxe9xx87xx91xxe9xx96xx80xxe7xxb8xxa3%20code2=81&rdm=enNrnjV3>。(Ministry of labor (2018). The Foreign Workers in Productive and Social Welfare. The Web Sit of Ministry of Labor. Retrieved 08/06/2017, from

張建騰(2013)。<〈家暴通報三年增近兩倍〉。《金門日報》。2013年3月31日。

資料檢索日期：2018/08/10。網址：[http://www.kmdn.gov.tw/1117/1271/](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22098/?cprint=pt)

[1272/222098/?cprint=pt](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22098/?cprint=pt)。(Zhang, J. (2013). The Number of Reporting of Domestic Violence is Nearly Doubled in Three Years. Kinmen Daily News (3/31/2013), Retrieved 12/10/2017, from <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22098/?cprint=pt>.)

張瓊慧、梁一萍(2018)。<〈海外華人研究社群之過去、現在與未來〉，見張瓊慧、梁一萍合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9-17。台北市：台灣師大出版社。(Zhang, Q. and Yi, Lian (2018). The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 Studies, In Zhang Q. and Y., Lian (eds). *I'am Migrant: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 Chinese*, 9-17.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曾嫻芬(2012)。<〈臺灣人遷移中國：變動中的旅程〉，《當代中國研究通訊》，18，2-4。(Tseng, Y. (2012). The Taiwanese Migrate to China: A Changing Journey.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18, 2-4.)

董群廉(2017)。<〈南洋夢與金門人口外移〉。《金門日報》，8月30日副刊文學。資料檢索日期：2018/11/20。網址：<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84302?cprint=pt>。(Done, Q. (2017). The Nanyang Dream and Emigration in Kinmen. Kinmen Daily News (11/20/2017), Retrieved 12/10/2017, from <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4/284302?cprint=pt>.)

- 葉素惠 (2010)。〈我國政府機關政策執行成功案例探討，以金門地方特色產業為例〉。《T &D 飛訊》，99，1-14。(Ye, S. (2010). The Study on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Kinmen's Special Industry.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99,1-14.)
- 楊再平 (1994)。〈金門出入境改為報備制 值得堪慮〉。《金門日報》，2月22日四版。(Yang, Z. (1994). Notice: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and Exit in Kinmen was Switched to Reporting System. *Kinmen Daily News* (2/22/1994), Retrieved 12/10/2017, from Kinmen Daily News cd compact disk).
- 楊志誠、何清松、葉肅科 (2016)。〈跨海聯姻：探究離島金門縣新住民的生活適應與關懷需求〉。《社區發展季刊》，156，450-550。(Yang, J., S., Ye, and C., Ho (2016). Cross-sea Marriage: The Exploration of Life Adaption and Need of the New Immigrant Residents in Kinme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56, 450-550.)
- 楊水詠 (2017)。〈外籍配偶逾 2500 人 縣府落實服務工作〉。《金門日報》，2017年11月11日。檢索日期：2018/08/10，網址：<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87406>。(Yang, S. (2017). Foreign spouses are more than 2500 in Kinmen; the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 the services. *Kinmen Daily News* (11/11/2017). Retrieved 8/10/2018, from <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287406>.)
- 蔡宏進 (2004)。《臺灣的人口與人力研究》。台北：唐山。(Tsai, H. (2004). Taiwan's Population and Manpower Research. Taipei: Tonsan Bookstore.)
- 蔡宏明 (2001)。〈小三通對兩岸互動的影響〉。《遠景季刊》，2 (2)，135-161。(Tsai, H. (2001). The Impact of Mini-three-links on the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rospect Quarterly*, 2, 2, 135-161.)

劉大年（2009）。《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金門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檢索日期：2018/10/10，網址：<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5657/4202/0012073.pdf>。(Liu, D.-L. (2009).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of Kinmen and Mazu. Research Repor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Retrieved 10/10/2018, from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5657/4202/0012073.pdf>。)

劉香蘭、古允文（2015）。〈臺灣照顧分工的重組：兩個女性世代生命歷程的比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6，49-104。(Liu, H. and Y., Ku (2015). Reorganization of Caregiving in Taiwan: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ver the Female Life Course,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36, 49-104.)

劉香蘭（2018a）。〈離島金門之照顧危機？老人照顧之照顧分工與政策意涵〉。論文發表於國立金門大學社工系與高齡跨域創新中心（合辦），《高齡社會：參與、安全與照顧學術研討會》（6月28日-6月29日）。舉辦地點：國立金門大學。(Liu, H. (2018 a). The Care Crisis of Kinmen? The Changing of Care Division in Elderly Car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Aging society: Participation, security and care by Social work department (NQU) and Advanced Gerontological Expertise Institute.(28-29 June,2018). Venue: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劉香蘭（2018b）。〈從前線與邊緣：金門的家庭變遷與家庭政策〉，論文發表於發展學會（主辦），《「第10屆發展研究年會」臺灣經驗2.0：全球與在地發展研究與實踐」際研討會》（10月26-27日）。舉辦地點：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Liu, H. (2018 b). From Frontier to Margin: The Family Change of Kinmen and Its' Family Policy.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of Taiwan

Experience 2.0: Global and Local Development Studies & Practices by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26-27, Oct). Venu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震撼 (2004)。〈金門憶往 打開天堂的鑰匙〉。《金門日報》，2004 年 4 月 20 日，副刊文學。資料檢索日期：2018/11/20。網址：<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4/33616?cprint=pt>。(Zhen, H. (2004). The Key to Open the Heaven. Kinmen Daily News (4/20/2004). Retrieved 11/20/2018, from <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4/33616?cprint=pt>)

環境科學大辭典 (2002)。〈人口學〉。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檢索日期：2018.11.10，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5898/?index=149>。(Dictionary encyclopedia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2). Demography. The Web page of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academic glossaries and dictionary.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Retrieved 10/11/2018, from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5898/?index=149>).

總統府公報 (2000)。《離島建設條例》。中華民國總統府政府公報查詢系統。檢索日期：2018/11/10，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129/1/----%E9%9B%A2%E5%B3%B6%E5%BB%BA%E8%A8%AD%E6%A2%9D%E4%BE%8B>。(Presidential office bulletin (2000).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Act.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Report Inquiring System. Retrieved 10/11/2018, from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129/1/----%E9%9B%A2%E5%B3%B6%E5%BB%BA%E8%A8%AD%E6%A2%9D%E4%BE%8B>.)

謝淑娟 (2018)。〈大陳人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調適與認同之研究〉，見張瓊慧、梁一萍合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頁 357-394。臺北市：

- 台灣師大出版社。(Hsieh, S. (2018). The Study of Techenian's Adapt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 In Zhang, Q. and Lian, Y. (eds). *I'am Migrant: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ies of Oversea Chinese*, 357-394.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薛承泰 (2002)。〈小三通對金門人口與社會的影響〉。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報告。(Hsueh, J. (2002). The Impact of Mini-three-links on Kinmen's Population and Societ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Report. NSC90-2412-H-002-006)
- 薛立敏、李中文等、曾喜鵬 (2004)。〈臺灣區域人口遷移及其與就業市場、住宅市場關係之實證研究〉。《都市與計劃》，30(1)，31-67。(Hsueh, L., Ch., Li and H., Tseng (2004).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aiwan, and Its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Labor Market and Housing Market. *City and Planning*, 30, 1, 31-67.)
- 薛立敏、曾喜鵬、謝鈺偉 (2007)。〈臺灣地區近年來遷移行為變化之影響因素分析—家戶遷移決策與遷移地點選擇之聯合估計〉。《人口學刊》，34，69-107。(Hsueh, L., H., Tseng and Y., Hsieh (2007). Factors Affect Relocation Behavior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The Model of Household Joint Decision on Moving and Destination Choic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4, 69-107.)
- 藍佩嘉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北：行人。(Lan, P. (2008).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Taipei: Editions du Flaneur.)
- 羅志平 (2010)。《金門行業文化史》。臺北市：秀威資訊。(Luo, Z., (2010).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dustry in Kinmen*.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 聶建中 (2009)。〈大三通新世代〉。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頁。資料檢

- 索日期：2018/10/18。網址：<https://www.npf.org.tw/1/5353>。(Nie, J., (2009).The new era of Big-three-links. The Web Page of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 Retrieved 10/18/2018, from <https://www.npf.org.tw/1/5353>.)
- 顧長永(2006)。<〈台灣移民東南亞現象與經濟關係〉。《臺灣東南亞學刊》，3(2)，105-125。(Ku, S.(2006). Taiwan's Immigrants and It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 2, 105-125.)
- Bynner, J. (2016).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 In W. R. Heinz and V. W. Marshall(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27-58).NY: Walter de Gruyter, Inc.
- Clark, W. A.V and S. D.,Withers (2007). Famil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591-622
- Findlay, A. R. C. and V., Gayle (2015). New Motilitie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emographically-linked Drivers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 390–402.
- Kurzer, H. (2003). The Life-Course Regime-Ambiguities between Interrelatedness and Individualization. In W. R. Heinz and V. W. Marshall (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33-56).NY: Walter de Gruyter, Inc.
- Lin. P. (2013). Taiwanese Women in China: Integration and Mobility in Gendered Enclaves. *China Information*, 27(1), 107 –123.
- Locke, C., J., Selley and N., Rao (2013). Migr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at Critical Junctures in Family Life Cours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4(10), 1881-1895.
- Mayer, K. U. (2004). Whose Lives? How History, 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 Define

- and Shape Life Course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3), 161-187.
- Marshall, V. W. and M. M. Mueller (2003). Theoretical Roots of the Life-course Perspective. In Walter R. Heinz and Victor W. Marshall (eds.) *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 (Pp.31-32). NY: Walter de Gruyter, Inc.
- Nivalainen, S. (2004). Determinants of Family Migration: Short Moves vs. Long Mov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1), 157-175.
- Plane, D.A., C. J., Henrie and M. J. Perry (2005). Migration up and down the Urban Hierarchy and Across the Life Course. *PNAS*, 102 (43), 15313–15318.
- Raghuram, P. (2004). The Difference That Skills Make: Gender, Family Migration Strategies and Regulated Labour Market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0(2), 303-321.
- Shanahan, J.S., J. T., Mortimer and M. K., Johanson (2016). Introduction: Life Course Studies- trend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ichael J. Shanahan et al.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Pp.1-23).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 Tsai, M.-C. and C.-F., Chang (2010). China-bound for Jobs?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onnec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203, 635-655.
- White, J. M. (2005). *Advancing Substantive Family Theor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aters, J. L. (2006).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Family Strateg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nad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2), 179-192.